DON CATRÍN

费尔南德斯·德·利萨尔迪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堂卡特林

DON CATRÍN

堂卡特林

（原名：著名骑士堂卡特林·德·拉·法钦达的生平和业绩）

〔墨西哥〕费尔南德斯·德·利萨尔迪 著

王央乐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Jose Joaquín Fernández de Lizardi

VIDA Y HECHOS DEL FAMOSO CABALLERO DON CATRÍN DE LA FACHENDA

根据 Un Siglo del Relato Latinoamericano,
Casa de las Américas, 1976年1月版译出

堂　卡　特　林

〔墨西哥〕费尔南德斯·德·利萨尔迪 著
王 央 乐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955弄1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译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3.625　插页 2　字数 72,000
1982年 2月第1版　1982年 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8,000册
书号：10188·265　定价：(六) 0.36元

前　　言

在殖民主义统治下的墨西哥，到十九世纪初，才有小说。西班牙殖民政府以严厉的检查制度，控制小说的出版，因为在墨西哥，小说是欧洲新思想影响下的产物，也是传布新思想的媒介。

墨西哥的第一位重要小说作家，也是拉丁美洲的第一位重要小说作家，就是何塞·霍阿金·费尔南德斯·德·利萨尔迪。他的四部著名作品：《癞皮鹦鹉》、《忧郁的夜晚和欢乐的白天》、《吉诃蒂塔和她的表妹》和《著名骑士堂卡特林·德·拉·法钦达的生平和业绩》，冲破了检查制度的重重阻挠，或以辛辣的讽刺，或以严正的说理，揭露了当时封建殖民社会的弊病，宣扬了新时代的新思想。

费尔南德斯·德·利萨尔迪，在一七七六年九月十五日诞生于墨西哥城附近的特波索特兰。他的父亲是那里的耶稣会神学院的医生。利萨尔迪在这个小镇上度过了他的童年，接受了初等教育，后来被送到墨西哥城进依德尔丰索学院学习哲学，但是没有学成就离开了学院。

利萨尔迪生活的时代，正是十八、十九两个世纪交替的时代，而且也是墨西哥，乃至整个拉丁美洲发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大变革的时代。从一七八九年开始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风暴，席卷全欧洲，也波及到大洋彼岸的西班牙、葡萄牙

以及英、法等欧洲国家的殖民地。孕育了这场大革命的先进思想的代表人物：卢梭、伏尔泰、狄德罗、孟德斯鸠等人的著作，秘密地在拉丁美洲的殖民地流传。利萨尔迪离开学校后刻苦自学，在自学中接受了这些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思想，成长为一个为了民族独立、为了民主自由而奋斗一生的政论家、思想家、新闻工作者、诗人和作家。

关于利萨尔迪青年时期的生活，已经很少为人所知。现在只知道从一八〇八年起，他就开始发表诗歌；到一八一一年，墨西哥城就有他署名的讽刺诗小册子，以几个生太伏一本的价钱在街头出售。他在这些诗里尽情嘲笑、讥讽当时墨西哥社会的各种类型的人物，从贵族、法官、商人直到乞丐。根据有的传记资料，在一八一〇年以前，他担任塔斯柯城的助理法官；独立革命爆发的时候，他把城里军火库的武器弹药供给了起义军，因而被捕，给押送到墨西哥城坐牢。一八一二年的卡迪斯宪政会议，使拉丁美洲的西班牙殖民地获得了一部分的民主权利，其中包括新闻出版自由。同年，利萨尔迪创办了他的第一个刊物：《墨西哥思想家》(El Pensador Mexicano)，并且以"墨西哥思想家"为笔名，发表了许多文章，反对封建专制，鼓吹民主自由。这个刊物出到第九期，因为一篇文章攻击了当时的总督，利萨尔迪又被捕入狱。

在狱中，利萨尔迪仍然尽力设法使刊物继续出版，但由于殖民政府再度加紧专制统治，《墨西哥思想家》在一八一四年被迫停刊。

从此以后，利萨尔迪就以"墨西哥思想家"这个称号闻名；在墨西哥历史上这个民族独立与殖民主义、民主自由与封建

专制、思想解放与宗教愚昧进行激烈斗争的时期，他以笔为武器，不屈不挠地奋斗了一生。他不顾殖民政府的监禁，宗教裁判所的查讯，书刊检查委员的刁难，教会的驱逐出教，继《墨西哥思想家》之后，又连续创办了《小物品的壁橱》(Alacena de Frioleras) 和《壁橱的小抽屉》(Caxoncito de la Alacena) (1815—1816 年两刊同时出版)，《有趣的瞬间》(Ratos Entretenidos)(1819 年)，《导电体》(El Conductor Eléctrico) (1820 年)，《佩里科的兄弟》(El Hermano del Perico) (1823 年) 等刊物，组织了一个读书会，写了四百多种小册子，四部长篇小说，几十篇寓言，十多个剧本，同一切反对政治改革、社会改革、宗教改革的保守势力和保守思想进行斗争。

但是一八二一年墨西哥正式宣告独立以后成立的伊杜比德政府，与其后上台的瓜达鲁佩·维克托里亚政府，都是大地主阶级和土生贵族阶级的代表，不但封建保守，而且反动落后，使利萨尔迪深感失望：他为之奋斗终身的民主、自由、平等的权利，并没有因为墨西哥获得了独立而实现。一八二五年，瓜达鲁佩·维克托里亚政府为了表彰利萨尔迪在独立革命期间的功绩，授予他退休上尉的头衔和年金，委任他担任政府官办的《政府公报》(Gaceta del Gobierno)主编。但是当局这种要封住他嘴巴的企图并没有能够得逞，利萨尔迪在一八二六年又创办了一本刊物，也是他最后的一本刊物：《墨西哥星期邮报》(Correo Semanario de México)，到了年底，又发表了他的最后一本小册子：《遗嘱和临别之言》(Testamento y Despedida)，总结了他作为社会弊病的揭露者和改革者的一生的工作。一八二七年六月二十一日，他在墨西

哥城逝世。

利萨尔迪在文学上的贡献，主要在于他写出了墨西哥文学史上第一本重要的小说：《癞皮鹦鹉》。秘鲁文学史家路易斯·阿尔培尔托·桑切斯评论说："所有的墨西哥小说，都能够在《癞皮鹦鹉》的这位敏捷而鲁莽的创造者身上找到自己的根源。"①

一八一六年，利萨尔迪创办的两种刊物：《小物品的壁橱》和《壁橱的小抽屉》同时被查禁后，他就决定采用另一种方式，即写小说，来宣传他对政治、教育、宗教、科学、医学、法律等等方面的主张。西班牙古典文学中几本流传至今的著名小说：《托美思河上的小拉撒路》②、《流浪汉古斯孟·德·阿尔法拉契传》③、《骗子巴勃鲁传》④，以及不朽的《堂吉诃德·德·拉·曼却》，无疑成了他的蓝本，于是他在描绘殖民地社会的形形色色的现象，揭露殖民统治的黑暗的时候，创造出了一个殖民地墨西哥的小拉撒路、古斯孟、巴勃鲁：癞皮鹦鹉。

《癞皮鹦鹉》(El Periquillo Sarniento) 为了避免检查当局的刁难，最初以小册子的形式出版。一八一六年印刷成书，但是检查机关查禁了第四卷，因而只出版了三卷，直到一八三〇——一八三一年，作者去世以后，才五卷全部出齐。

---

① 见路易斯·阿尔培尔托·桑切斯著：《美洲文学比较史》(Luis Alberto Sánchez: Historia Comparada de las Literaturas Americanas)，第二卷，124页。

② 即中译本《小癞子》。原作于1553—1554年间出版。

③ 马特奥·阿莱孟 (Mateo Alemán y de Enero) 著，1599—1604年出版。

④ 弗朗西斯科·德·克维多 (Francisco de Quevedo y Villegas) 著，1626年出版。

小说的主人公癞皮鹦鹉，是个没有父母的流浪汉，因为他只穿绿黄两色的衣服，满脸面疱，得到了这个外号。他当过学生，当过许多人的仆人，当过赌棍，当过无赖，当过江湖医生，多次坐过监牢，还飘洋过海到过马尼拉，最后在颠沛流离中贫病而死。现实主义的场景，风俗主义的描写，使这本小说具备着西班牙古典流浪汉小说的讥刺嘲讽、色彩缤纷的特色。但是利萨尔迪是一个启蒙主义的思想家，卢梭的《爱弥尔》和《新爱洛绮丝》，蒙滕贡的《欧塞比奥》①，又是他进行小说创作的另一种模型，因此，他的小说里总是穿插着许多新思想的说教，以致桑切斯说它“是用两种语言写成，一种是故事叙述者的语言，另一种是道德家的语言，在同一本书里同时存在，仿佛两种不同的版本，同时又相辅相成”②。

一八一八年，利萨尔迪发表了他的第二本长篇小说《吉诃蒂塔和她的表妹》(Quijotita y su prima)。小说写的是妇女的教育问题，有人认为可以算作《癞皮鹦鹉》的姊妹篇，但是在艺术价值上远远比不上后者，因为作品中说教过多，并且有意识地以两个人物作为两种教育内容的结果的代表，缺乏真实性，不过仍然保持着作者讽刺的特色。

《忧郁的夜晚和欢乐的白天》(Noches tristes y día alegre)是利萨尔迪的第三本小说，它是用对话体写成的。一八一八年它初版时的书名为《忧郁的夜晚》，一八一九年第二

① 蒙滕贡 (Pedro Montengón y Paret, 1745—1824), 西班牙启蒙主义作家，《欧塞比奥》(Eusebio) 是他写的一本长篇小说，模仿《爱弥尔》，出版于 1786 年。

② 路易斯·阿尔培尔托·桑切斯：前引书，第二卷，121页。

版时加上了“欢乐的白天”。这是一本伤感的充满道德教训的作品，描写主人公特奥菲洛在四个夜晚、一个白天的五种境遇。它的伤感情调，浪漫气氛，可以说是为拉丁美洲的浪漫主义小说开了先河。

《著名骑士堂卡特林·德·拉·法钦达的生平和业绩》是利萨尔迪的最后一本小说。这本小说是一八二〇年写成的，但是由于书刊检查机关的禁止，直到作者死后五年，即一八三二年，才正式出版。

在这本小说里，利萨尔迪又回到了《癞皮鹦鹉》的现实主义，然而在艺术上，在反映现实的深度上，却达到了一个更高的境界。作者仿照不朽的堂吉诃德，刻划了一个时代青年的典型：堂卡特林，尽情地加以揭露、嘲笑、讽刺和鞭挞。

卡特林奉行伊壁鸠鲁哲学，头脑里充满着封建余毒，自以为出身贵族，高人一等。他不学习，不劳动，不生产，靠着吹牛、诈骗、赌博混日子。他反对整个社会，而整个社会也有理由反对他。但是，讽刺他，嘲笑他，恰恰就是对产生他的社会进行讽刺和嘲笑，因为卡特林就是这个正在瓦解的封建殖民社会的产物。

在利萨尔迪的四本小说中，从技巧上说，最好的是《著名骑士堂卡特林·德·拉·法钦达的生平和业绩》，因为作者在这本小说里达到了叙事的较高的艺术境界，全书情节紧凑，一个场景接着一个场景，没有被经常出现的道德说教所打断；作者甚至还模仿了一些塞万提斯所常用的手法①。

---

① 见安赫尔·路易斯·莫拉莱斯：《西班牙美洲文学导论》(Angel Luis Morales: Introducción a la Literatura Hispanoamericana)，158页。

从风格上说，利萨尔迪的讽刺笔调，也以《著名骑士堂卡特林·德·拉·法钦达的生平和业绩》而达到高峰，其锋芒之锐利，如刀似剑，直刺封建殖民社会的痛处。特别是对殖民军队的冷嘲热讽，使书刊检查机关大为恼火，一直压住它不准出版，长达十二年之久。所以阿根廷文学史家恩里克·安徒生·英培特赞赏说：费尔南德斯·德·利萨尔迪的“《癞皮鹦鹉》，是由于它历史上的重要性，而其杰作却是《著名骑士堂卡特林·德·拉·法钦达的生平和业绩》”①。

译　　者

1979 年 12 月

① 恩里克·安徒生·英培特：《西班牙美洲文学史》(Enrique Anderson Imbert: Historia de la Literatura Hispanoamericana)，第一卷，187 页。

目　次

第　一　章

卡特林为他的作品辩护，说明他的籍贯、父母、出身，以及早期所受的教育

如果我是一个较为懒惰的人，而且是一个应该受到众人唾骂的罪有应得的人，我就不会让我的伙伴们、朋友们看到这本珍贵的小册子。我是绞尽脑汁，使出我的全部超凡绝俗之才，我的广博学识，运用我的崇高而雄辩的文体，才写成了这本小书的。

我这么说，决非是要在我的伙伴和朋友癞皮鹦鹉① 面前自吹自擂。他的那本著作在此地境内受到如此好评，那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我的这本著作既没有不恰当的情节，也很少令人生厌的题外之话，更没有噜噜苏苏的道德说教，它是概括成为一本三十二开的单行本小册子，因而从此以后，将会最受赞赏，最值得一读，不仅在人人之手，只只衣袋，个个鞍囊之间，不胫而走，而且将会在此城到彼城，从此地到彼地，由此国到彼国，广为传播，不到在大地的四角印出成千上万版，不会停止。

不错，我的卡特林② 朋友和伙伴们，这本名著将要奔驰……这我说得还不够，它将要展其美名之翼，高翔于有人居住的大地、甚至无人居住的大地的所有地方，将被印成西班牙

文，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阿拉伯文，鞑靼文，让所有亚当的子孙，无一例外，听到它的独一无二的、最有学问的作者堂卡特林的响亮悦耳的名字而倾心折服，承认其有口皆碑的功绩。

怎么会不是这样呢？既然我提出的目标是最有趣的，使用的方法是最实在而且最有效的，其目标是增加卡特林的人数，其手段是以我自己的生平为榜样……在这里，仅仅是这两句话，就包括了读者想要知道我写下我生平业绩的所有企图了。那么，写的是什么样的生平呢？那就是一位在摇篮里就著名，学识最出众，财富最殷实，行为最模范，浑身上下充满英雄气概的骑士的生平。得啦，废话说够了，operibus credite③，请注意听吧。

托诸位的福，我是一七九〇年或者一七九一年在这座富饶繁华、人口众多的城市里诞生的。在我写下我这生平事迹的时候，我正当三十或者三十一岁，恰是身强力壮，年少气盛。在这样的年龄，真不应该指望文学上和道德上会结出如此成熟的果实，就如诸位将在这本小册子中就要见到的。然而，每个世纪总会产生一位英雄，我生在十八世纪，十八世纪的奇才正好轮到我的头上。我的双亲，如我所说，就象凯撒那样著名，就象我还未出世时渴望他们那样善良，温顺，而且是如此十全十美的卡特林，真是无愧于他们的家世。

---

① 指费尔南德斯·德·利萨尔迪所著《癞皮鹦鹉》中的主人公。

② 卡特林：当时的社会典型人物，这种人尽管穷，但衣着入时，亦称他们为时髦人物，花花公子，纨袴子弟。

③ 拉丁文：耐心地等一会儿。

因此，我的父母，既没有一丝一毫的坏血统，也没有一丝一毫的好家当。这真是赋有美德之人的好习性！他们就象人家教育他们那样地教育我，我也同样从中得益而成长。

尽管我对你们说，我的父母没有钱，但是并不意味着他们贫贱。我的母亲带着两个男孩子和三千比索的嫁妆投奔我的父亲。这两个男孩子是一位爵爷的私生子，三千比索是他送给他们维持生活的 。我父亲对这一切完全明白，可是，为什么他不对人隐瞒这两个身上挂满三千西印度帕塔贡① 的男孩子呢？凭着这一点，我就显示出我这家庭的声望、我母亲的品德以及我父亲的纯洁无私的荣誉了。不过，我不愿意以这种事情标榜自己。记载我家世出身的辉煌证书上装饰着的家谱世系图，还有我功勋昭著的祖先们在文武宦途中所居的高位，就足以使我能够 usque in aeternum ② 堵塞那些毫无根据和充满怀疑的议论了。我以骑士堂卡特林的誓言向诸位读者保证：我是个高贵、显赫而且卓越的人，不论是用主动语态，被动语态，还是无人称语态来说，都是如此。

现在，回到我的生平的题目上来吧。我说，由于命运的作弄，我是在不太体面，也不太相称的情况下诞生的，然而至少足以使我受到的早期教育还算是光彩的。

我家并无财宝，但是只要有养育我所必要的钱，就总是以最大的宠爱供给我。我想要什么，从没有遭到拒绝；尽管我常教来客不高兴，但是所有的人却都夸我。我十二岁的时候，仆人们就得屈服于我的脚下。我的父母不得不多次恳求我不要

① 西印度群岛的一种金币。
② 拉丁文：继续不断地。

怒骂他们。我的双亲真是多么有德行，多么有节制，对我的爱又是多么深厚啊！

我的一个当神甫的叔父是个彻头彻尾的骗子手，也是我ab ineunte aetate①，或者说是我从小的不共戴天的仇人。为了讨好他，我的父母把我送进了学校，更确切地说，送进了好几所学校，起码有十四所之多。因为有的学校责打学生，有的学校老师跟我作对；在这几所学校我整天淘气，在那几所学校我旷课四、五个星期。这里那里换来换去，总算学会了念书，学会了里帕尔达②的教义原理，学会了算几个数字，学会了蹩脚的书写，因为我自以为是阔人，我的卡特林朋友们对我说，象我这样受过良好教育的贵族，写得一手好字，却不认得蹩脚书法划出的粗俗符号，实在是太不体面。我当然用不着这种忠告来逃避那些说聪明话的人的顽固偏见，因此，我就这样学会了读书，学会了算不清数字的数学，以及坏得不能再坏的书法。

亲爱的卡特林们，我的亲友们和伙伴们，请问，这对我有什么好处呢？我再请问，学会了念这个或那个③，学会了二十加十一等于三十六，学会了写塔库尼亚的神甫出去为兔子证婚④，对我有什么好处呢？人家对我说，这是一派胡言。神甫只给有理性的人证婚，不给兔子证婚。在我们卡斯蒂利亚

① 拉丁文，意即：从出生时起。
② 里帕尔达：中世纪天主教的一个神甫。
③ 即西班牙语中的"así o asado"，意即口头禅。
④ 西班牙民间传说，塔库尼亚的神甫不学无术，把出去猎(cazar)兔子，写成给兔子证婚(casar)。

语① 中,中间有个字母"Z"的"打猎",意思是用某种武器或者手段杀死或者获得某种动物,而中间有个字母"S"的"结婚",意思是以庄严的神圣的婚姻仪式,把男人和女人结合起来。我还要请问,这一些以及这一类强加于人的负担,对我有什么用呢?的确是毫无用处,肯定是毫无用处。因为我接触过,看见过人家抱怨许多有钱人写字还不如狗,但是除了这种诽谤之外,我也看见他们受到世界上最熟练的书法家的拍马吹捧。这就叫我深信,亲爱的读者,一个人的所有的德行和才能,都包括在懂得如何获取和保藏美洲土地上的成果之中。

如我所说,我得益非浅就离开了学校。我的双亲又把我送进大学深造。因为这些好先生说,一位堂卡特林不应该什么本事都不学,这会令人自卑;所以,我无论如何还得上学,以便将来有一天当政府部长,或者至少当个西印度长老②。

在那个时候,我非常谦虚,对自己的才能也了解不多,因此,根本不去考虑名利地位的事,只是整天游玩,自己作乐,过着美好的日子。

那些蛮不讲理的教师责骂我,还强迫我学习了一些时候,在这种时候……那才真正叫做非凡的天才哩!在这种短暂的时刻,我拚命地学习,转瞬之间就学会了纳布里哈③ 的文法以及西塞罗的全部拉丁文,而且是那么轻而易举,叫我的同学们乐不可支,让那些疲乏的老师们满怀妒忌。前者在我用维吉尔或者贺拉斯的一句诗分析句型时,总是哈哈大笑,而后者听

① 卡斯蒂利亚在西班牙中部,那里的语言被认为是标准的西班牙语。
② 罗马教皇授与美洲殖民地无职位神职人员的称号。
③ 纳布里哈(1444—1522):西班牙文法家。

着我在做一句语句的时格支配时，禁不住把内心的醋意一滴一滴地流露出来，因为我正在渐渐地让他们看到他们的才能的局限和我的才能的高超。

例如，他们对我说，ego，mei①，没有呼唤格。而我则对他们说，这很容易让它有，而且必需得有，因为如果没有呼唤格，就不能把“我这个世间最不幸的啊！”这句句子译成拉丁文。把 ego 就作呼唤格用，译作“O ego infelicior natorum!”不就把困难克服了吗？这种古文法的其他不合情理和贫乏难办之处，也能这样予以克服。

我最最成功的是与全部文法的对立。凡是听见我用下面这句维吉尔最普通的诗做句型分析的，没有一个人不哈哈大笑：

Tityre, tu patulae recubans sub tegmine, fagi.② 我是这样把它译成卡斯蒂利亚语的：

tu recubans——你将要绑住，tityre——木偶们的，patulae——手脚，fagi——用一条腰带，sub tegmine——在某种情况之下。

所有的人都笑了，称赞我的才能；这是大家都看到的。可是那些老师却满脸通红，简直想从他们的座位上用眼睛把我吃掉。我把他们搅乱了的妒忌竟是如此之深！然而到最后，我终于得到了奖赏，使我的父母非常高兴，他们安排我去学习哲学。

---

① 拉丁文，意即：我。
② 拉丁文，意即：牧人，你伸开四肢在榉树之下躺着。

在这门学科方面，我得益之多，就如同文法方面一样。两个月之后，我已经能如此激烈地进行辩论，简直象抽风一样，而且还用那么响亮的一个 ergo①，甚至撼动了学院的粗大房柱，总是教我的同学们惊讶不已，教我的老师们妒忌得要死。

有一次，我跟一个老朽的亚里士多德信徒争论，他为他的祖师爷们称之为“理性中存在之物”的某种动物辩护。我对他讲了各种各样的道理之后，说了下面这句三段论作结束：

“Si per alicujus actus eficeretur entis ratio, maxime per huic; per huic non; ergo per nullius.”②

教室里的桌凳都被同学们的掌声所震动。他们那走了调的笑声，已经使他们没法继续再听辩论。主持其事者紧紧地拥抱了我，亲热地对我说：“您的才学，足以使您很容易地领悟一个理性中存在之物，也足以使您用如此神气而优美的拉丁文摆出另一个三段论。”那一天，所有的人都称赞我，祝贺我，也有人用金字把这个三段论记载下来，而且在教室门上写了这样的铭言：

“Ad perpetuam rei memoriam, et ad nostri Catrinis gloriam.”这在罗曼斯语中意谓：永远纪念我们卡特林之中的一位著名卡特林的拉丁文历史的光荣事迹。你们觉得怎么样，朋友们，伙伴们？你们不羡慕我在这么有限几年中就得到的才学吗？你们不惊讶我如此早年就获得的盛名吗？

---

① 拉丁文，意即：因此，所以。

② 拉丁文，意即：如果有什么地方是按照理性而行动，那么至少是在这里：既然这里不是；因此什么也不是。

你们不把我的行为作为榜样吗？那么，就仿效我吧，你们就会得到同样的赞赏的。

我就这样在各项学艺的课程中过了两年。在这期间，我由于熟习大学和学院的学业，获得了崇高的荣誉，得到我的教师和同学们的全面的赞许。

到了这个时期结束，由于我觉得好处太少，我就不愿意取得人们提出给我的 in rectum① 第一名的地位，而满足于学士的学位，这个大约花了我父亲三十多个比索。然而我还是接受了它，因为我知道我是多么需要成为文学学士，以便继续取得硕士、博士和教授的学位。但是既然我成为文学学士是 conditio sine qua non②，我被授了学位还是满心不悦的。

尽管如此，我以我的崇高地位以及十八年的经历，着实地享受了一下我所得到的假期，跟我的无数朋友和伙伴们一起消磨时间，他们都跟我一样善良而有教养。

但是，在我的神甫叔父眼里，却好象我浪费时间太多。他要求我的父母再把我关进学院里去深造，不过他对他们说，要根据我的志趣，以便顺利进行。

其实，我很少或者根本不想再负起继续求学的重担，我有两个强有力的理由：首先，我不愿受到教师们见我才能出众而对我产生的嫉妒；其次，我认为我的学业已经使我具有足够的才智在任何学科方面与所罗门本人进行辩论。其结果是，我对我父亲说，我不愿意继续求学，因为科学不过是令人

① 拉丁文，意即：理所当然的。
② 拉丁文，意即：毫无条件的。

厌烦的空话，它只会使人受到精神折磨，大伤脑筋，而毫无好处。对于一个中等水平的学者来说，经过一千年才能获得学术工作成果，倒有九百年是花之于遗忘和痛苦的。

我父亲是有见识的，但是由于他看得到我身上的许多优越性，就只是象一个大吃一惊的人那样耸耸肩膀，什么话也不说，就把答话带给了我那讨厌的神甫叔父。为了这件事，我跟我叔父进行了一番令人烦闷的讨论，就如下面一章所述。

第 二 章

描述卡特林的神甫叔父的面貌，以及他与神甫，与他的卓越朋友之间的谈话及其结果

莫管别人的家务事，只有好处而无坏处。这话多么确切。然而这种谨慎的忠告，却往往造成家庭中的不和。

我的叔父是哈拉特拉科的教区神甫，在这个王国内经常有许多机会听见提到他。他忧虑他所不该忧虑的事情，尽管这种与他无关的担心使他发愁，使他憔悴。他断定坏事就要重新落到他的一个亲戚头上，他该怎么办？我心灵中的上帝啊！于是他只有惊慌，恐惧，悲叹。没有一句忠言他不说，没有一件好事他不做，就是为了避免使他感到威胁的坏事。

有的时候，他总算强迫他的亲戚听他的训斥和说教；但有的时候，他就象在沙漠里讲道，一切依然如故，而后面的情况更多。

我的情况也是如此。有一天……然而，我要首先描摹一下他的面貌，让你们了解他的思想跟我的思想是多么不同，因为从果实可以了解果树，从人的外貌往往可以了解人的性格。

因此，我说，我的好叔父是一个约摸六十岁的老神甫，又高，又瘦，脸无血色，面貌庄重，目光严肃而宁静。岁月使他须

发皆白，勤学和疾病又损害了他的健康，减少了他牙床上的牙齿，在他的脸上布满了皱纹，使他一双在长睫浓眉保护之下的蓝色眼珠视力模糊。然而，在他宽阔的前额上，却看得出一颗美好良心的恬静，如果美好的良心都是自己画上宽阔的前额和过度的秃顶的话。他的议论是中肯的；他用以表达的话语是甜蜜的，但有时候却是刺耳的，例如对我，就总是如此。他的衣着总是俭约而朴素，与他的性格相称。他的双手和他的心一起，伸向穷人。他的教区神职的一切收入，他都转而用为对贫苦教徒的救助。与教徒们在一起，他总是挺可爱。他们对待他也一样，只除了我。我实际上不吃他那一套，因为他是我叔父，又对我非常宠爱。他总是我有恒心的严师，有警觉的监护人，无休止的规谏者。要不是我亲爱的父母，我真不知道要落到什么地步！这位神甫先生无疑是在折磨我，要把我转变成一个令人讨厌的厌世者，或者转变成一个突然出家的隐遁者。但是我的双亲——他们已经获得了天上的圣荣——他们爱我，更甚于我的叔父，他们用自己那种粗暴的方式解救了我。我嘴里斩钉截铁地对我母亲说出的一句“我不愿意”，要比我叔父的二十次训诫有价值得多。我的父母一看到我不高兴了，就屈从我的意志，设法安慰我。这就是家庭中父母履行自己义务的学问。子女要是这样抚育，他们将来当然能够永远记得这样的父母。

我接着说：有一天，可厌的叔父叫我单独去，对我说：

“卡特林，为什么你不愿意继续求学呢？不管是好是坏，你已经开始了文科的学业。但是如果不学到毕业，谁也不能出头，也得不到荣誉。确实，开始学习是艰苦的，然而可以肯

定其结果是很甜美的，而且是完全可以预期的。既然如此，你为什么不愿继续学习呢？”

“大人，”我回答，“因为我对于科学之无用，以及给予智者的坏处，已经感到满意；也因为我懂得了我所从事的研究和我所听取的各种课程的必要性。”

“何以如此呢？”神甫说，“解释给我听：这各种课程是属于何种性质的呢？因为如果与你吹嘘的研究相同，肯定你不能从中得益。”

“无非是这些，”我回答，“我读了整部百科全书，读了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吉尔·布拉斯》，《别墅之夜》，《环球旅行》，《戏剧批评》，《帕纳索斯山之游》，还有一大堆喜剧和幕间剧。”

“的确，你读书不少，很可以相信你是一个完美无缺的学者；然而你知道吗，从你自己所表白的话来看，你不过是一个自吹自擂的傻瓜，以你的迂腐，增加了那些冒充的学者或者自封的名士的人数罢了。为什么科学是无用的呢？你怎么能够对我说这些我所不明白的话？你说得对，科学是很难学到手的，即使经过长时间的学习。因为人的一生，即使活一百岁，也不足以了解科学的一个分支的全貌。只有上帝是无所不知的，还有就是那种洞察一切的人。然而一个人总是有其局限的，经过上千次的努力，也很难达到比其他无知的同行多知道一些的地步。因此，我可以和你一致承认，在这个地球上，现在没有，从前没有，将来也不会有一个人完全懂得神学、法学、医学、化学、天文学，凡是我们所知道所了解的学科，无一不知。然而这仅仅是证明人有局限性，不能超出他的作为，

不过也并非不可能登上科学的高峰，更不至于一无所用。

"你知道吗，上世纪中，有一位日内瓦的哲学家，就是伟大的让·雅克·卢梭，他写过一篇文章，证明科学是和保持德行相对立的，使得教科学的教授们有了犯罪的倾向。这篇文章受到了法国第戎学院的奖赏。你还有什么好说的呢？因此，你尽管学业不佳，却还自以为前程远大。不行啊，我的孩子，这个伟大的天才是自欺，想证明一个可笑的歪理。在这篇文章里，他在评论了它的好处之后，在尝到了它的滋味之后，在利用它获得了自己的不朽名声之后，却要证明科学有害。人的虚荣心就是这样来的。卢梭以其雄辩，为一个荒唐的念头辩护，而内心却在谴责；他的雄辩是如此伟大，以致迷惑了一所可敬的大学的学者，因而到了给他奖赏的程度。这种奖赏应该予以蔑视。但是这件事情本身，却证明科学的用途可以达到什么样的地步，因为如果说话的艺术可以使笨拙的东西变成值得推荐的东西，那么把它运用到有用的和有益的东西上面，将会如何呢？

"你也会对我说，就象刚才你说的那样，有学问者的命运是不幸的；他们有一个在世界上受到赞美，就会有上千个受到打击和迫害。但是这并不是由于科学，而是由于思想的混乱，由于其他种种的原因；我即使给你解释，你也不会明白。然而尽管如此，有学问的人从来不放弃在他自己身上体会自己工作的成果。无知的人，尽管富有，用多少黄金也不能买到有学问的人所能享受的满足，即使这个有学问的人是在倒楣之中。前者只要有人吹拍，便能引出他所隐藏的东西，可是后者却要人尊敬、要人热爱、要人赞扬与他真正功德有关系的东西，而

不是其他。最后，愚人有了钱说自己幸福，而有学问的人即使在不幸之中，只要和才智、德行结合在一起，便是真正的幸福。因此，西塞罗明智地说：'一切人生之乐，既非适合于一切时代，也不相宜于一切年龄和地点，但只有文艺，才是青年人的食粮和老年人的欢乐；文艺给我们在顺境之时提供光辉，在逆境之中作为依靠和安慰。'你应该从中得出结论，知道科学从来不是无用的，有学问的人总是看得到他自己努力的成果，而你如果愿意有所作为，就必须有始有终。

"我对你说了这些话，是为了要你好。你愿意怎么做就怎么做，因为你已经长大成人了。"

善良的神甫说罢这些，没有等我回话就走了，使我为了他这番强词夺理的说教而满心恼怒。

为了稍微消消气，我穿上外衣，去向我的一个要好朋友诉说我的苦恼。此人名叫普雷西奥索①，是个不仅文雅，而且漂亮的青年，他学识惊人，行为规范，完全与我的才貌相称。

我进了他的家，他正坐在梳妆台前，用一种不知什么混合物往面颊上抹颜色。他看见我，向我问候，问我来访的目的。我把发生的事告诉了他，对他说："朋友，你已经看到，在这个王国内，从事笔墨生涯是长期的，厌烦的，缺乏生活保障的。我曾经想过，到一个机关去担任见习的职务，也许要白白地干五、六年，才会有一个轮到由我填补的空缺，说不定这时候来了个堂富拉诺②，拿着一大堆推荐信，抢到我的前头，把我赶

① 意即：精美，宝贵。
② 意即：某某先生。

到街上。如果不是这样，那就是因为我的书法太流利，不是老资格的药剂师不可能认得。这就是我不想当一个政府职员的正当理由。如果我去从事商业，象一个被生活所驱使的轮子那样，我会因我出身高贵觉得不成体统而放弃。你已经看到，一位堂卡特林不应该希冀成为一个旧货商人，更不应该在一家酒店里面，或者在一道卖油打醋的柜台后面养肥自己。我也想到乡下某个庄园里去当一名管家，这也是空想。因为我不仅没有这方面的锻炼，而且我认为劳动的事务本来应该是粗野的印第安人，以及那种没有什么来历的人干的。因此，我就不知道从事什么职业，可以给我金钱和荣誉而少花力气。”

“这事情好办，”普雷西奥索回答说，“还有比从军更容易的事吗？你怎么没有想到这个呢？不能有比这更光彩的职业了。干活的时候少，游逛的时候多，而且皇上总是按照你所得到的官阶给钱的。”

“这倒是真的，”我对他说，“我同意你的意见，但是还有一个困难要克服，就是我……当然，我不是懦夫，可是我既然不习惯于打架、吵嘴，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到战场上去面对敌人。不，我不能让我的同类流血，我也不能任意让我自己流血。我是很敏感的。”

“我已经明白了，”普雷西奥索回答，“你或者是十分敏感，或者是十分胆小。不过我对你发誓，你只要逃过了头几次的战斗，你很快就会把害怕和敏感抛掉的。一切都会习惯。去吧，去向你的父亲请求，允许你戴上我这个团队的肩章，瞧我们怎么来享受生活。”

我的朋友的明智忠告，使我的心沸腾起来。我当场就采

纳了普雷西奥索的建议，高兴得发疯似地回到家里，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去当一名见习军官。

我没有花很大的力气。起先我父亲反对，争辩说他穷，供不起适合于一个出身高贵的见习军官的服饰，后来我向母亲恳求，争辩，最后吵起嘴来。她为了免得看见我发火，向我建议让她来说服父亲，即使穷得连床垫都没有，也要使我满意。

这种许诺并不是说说而已。因为我的母亲真的办到了。第二天，我的父亲就改变了主意，问我要到哪个军团去当见习军官。他知道就是堂普雷西奥索的那一个团时，就向我保证，八天之内，我就能戴上肩章。事情就是如此，我将在下一章对诸位讲讲。

第 三 章

叙述卡特林如何成为见习军官，神甫叔父如何训诫，自己又如何结识特雷门多

有了金钱与地位，要办什么事都没有困难；在我自己的身上，我就看得很明白。我父亲着手为我申请，提出我出身贵族世家的证明，以及我祖先的值得介绍的功德，他们都是征服者①。就凭着这些从军所必要的证明文件，审查了我两三次。

果然，到第四天，我已经去定做我的著名的制服。下个星期日，我就可以穿上它，使我自己，我的父母，我的亲友，都很高兴。神甫可得除外，他已经习惯于仅仅与他教区的那些粗汉相处，最最反对宫廷的富丽和骑士的奢华，因此，他对我的新职业很不满意。这还不算最坏，直到最后一天，他还企图阻挠我的父亲，不过没有成功。我终于戴上了肩章。那天晚上，家里开了个盛大的舞会。

所有的人都拥抱我，祝贺我，在不断地为我健康的祝酒声中，说我简直象个司令官，这从我的才德中可以无疑地看得出来。

① 指十五世纪时随西班牙殖民者科尔特斯侵入墨西哥的西班牙雇佣军士兵。

只有神甫，神圣的神甫，愿上帝宽恕他，他不断地折磨我。为了发挥他的作用，他对我说："我是你的叔父，我真心实意地爱你，要你好。如果你是一个行为有节制的人，你的职业会使你能够有所成就。但是我很担心，把你引向这个目标的不是要为皇上、为祖国效力的愿望，而是对放荡生活的爱好。如果是这样，你要知道，有无赖的军人，就会有正直的军官来教他们履行他们的职责，在情况严重的时候，把他们丢脸地除名。要是你当兵当不好，就会象你当学生一样，得到同样的喝彩、忠告和吹捧。最后，你要知道，尽管你会成为一个可以容忍的浪荡子，但是到你死的时候，你将遇到一个铁面无私的最高审判官，用永恒的刑罚来惩罚你的罪恶。愿上帝使你成为一个圣人，晚安。"

这就是神甫给我的训诫，我对他十分感激，也十分惭愧，因为他末了的几句话威胁着我，使我昏了脑袋。然而，过了一天，我就去找我的朋友。他们正在咖啡馆里，看见我来了，就请我喝酒，我高兴地接受了。

在举杯祝酒的时候，所有的有名望的墨西哥妇女，没有一个不被提到，可是她们的名誉，却被贬低得连给我的伙伴们作牙签都不行。在我的这些伙伴中间，有一位堂塔拉维亚①，是个二十多岁的青年人，独一无二的饶舌家，地地道道的卡特林；他为人很正派，而且家境极好。他用不着任何人帮衬，就能把整个晚上的茶话会对付过去：只要他一开口说话，就谁也没法张口。尽管他有强烈的愿望要抛弃他的这种名声，可是由

① 意即：喜欢胡说八道的人。

于他说的俏皮话，他普遍受到的欢迎，谁也没有对此在意。

这一次，我记得，他说的是：我们之中，谁也不可能发誓说他是他父亲的儿子。他还说："在我自己，至少，我从来不敢冒险相信或者肯定这一类的事。我的母亲年轻美丽，她的丈夫却又老又穷，你们说，我能发誓说他是我的父亲吗？可是，这与我又有什么关系呢？他维持我的生活。我的母亲是妇女，必须原谅她的脆弱。"

有谁会这样谈论自己象谈论别人一样呢？不到半个小时，他就把十位名门闺秀的名声搞臭，把六位已婚妇女的信誉恣意破坏，把二十位商人的声望竭力践踏，把四位庄严教士的德行横加摧残，这些教士的地位都不下于主教。要是这场谈话时间再久一些的话，那么，墨西哥的朝服、圣职、教鞭、权杖，都会在他的舌头之下成为齑粉。这就是他的聪明，这就是他的才智。

我不能不同意神甫叔父前一天晚上对我说的话，因此，我头昏脑胀，趴在桌子上，手按住额角和面前的酒瓶，自言自语地说道："象这样的一种言论，真是无可救药了。这里没有可靠的信誉，既不可能讨上帝的欢心，也不可能使人们受益。喜欢这种尖酸刻薄，不论是说的人，还是听的人，都不能不是坏人。因为攻击别人和协助攻击别人，都是缺乏仁慈的。我们的信仰向我们保证，不象爱自己那样爱同胞的人，不符合教规；不符合教规的人，就是有罪；明知故犯，经常有罪的人，就是顽固；顽固的人，不得过好日子；不过好日子的人，总是不得好死；不得好死的人，就是罪孽深重；罪孽深重的人，就要永远遭劫。我的上帝啊！这就是今天晚上神甫想对我说的话。"

我陷于这种悲痛的思考之中，不再注意我的朋友们在谈论些什么。我的神志恍惚明显到如此程度，有一位堂……我不知道他的姓名，人家都叫他堂特雷门多①，他是“N”团的军官；他发现了，就来责备我。我对他说，昨天晚上我和叔父谈话，他的那套议论引起了我的恐惧，这就是我烦闷的原因。

我的答话迎来了一阵哄堂大笑。所有的人都笑个不停。我的伙伴特雷门多止住了笑，说：“我们的这位袍泽真是一个勇敢的傻瓜！你这个落在魔鬼手中的人啊，为什么你在取得军官的绶带之前，不先去要求方济各会托钵僧的头巾②呢？或者至少去当修道院厨房里的烤肉叉，既然你已经这样温顺而谨慎？得啦，得啦，你自己知道，你是一个双料的大傻瓜。小伙子，你瞧，这没有什么不好，口袋里有四个里亚尔③，肩膀上有绶带，被你叔父讲的两句废话吓一跳……因为，你的叔父，一个老教士，狂热、糊涂而顽固透顶，很早以前我就知道他是个说空话的鹦鹉，但他却会引起你过分的恐慌，用那些陈腐的故事，毫无意义的废话，压抑你的精神。来吧，孩子，来吧，跟我们一起快活地过日子，跟会喝酒的人们一起干杯，跟会喝酒，会玩儿，会追求女人，会打架，会消遣的人们一起玩儿，一起追求女人，一起打架，一起消遣吧。明天你将悲哀地隐退，衰老会剥夺你青春的俊美，快乐会逃避到二十莱瓜④之外，远

① 意即 可怕的 吓人的。
② 修道士之一派 戴头巾。
③ 旧时拉丁美洲国家通用的银币单位，一里亚尔约合四分之一比塞塔。
④ 长度单位，一莱瓜相等于五点五公里。

离开你的居所，到那时候，你就会感到没有利用现在给你提供的这些美好时光了。

“清醒过来吧，卡特林；散步去，娱乐去，玩儿去，追求女人去；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你要明白，当一名军人，即使是普通的士兵，也比当职员、官吏、教士强得多。一名皇上的军官，全世界都不能与之相比。所有的人都应该尊敬他，而他不用尊敬任何人。民事法律管不着军人，你违反了它，至多也不过是你软弱，要是你遵守军规而又不那么看重的话。所有的财物，包括妇女，在战争的时候都是共同所有。在和平的时候，就要制造战争，不管为了什么事，就把军刀拔出来。因此，忘掉你叔父那个老傻瓜吓唬你的那些话吧，快活地过日子。死亡、永生、荣誉都是些吓唬人的东西，都是孩子们用来恐吓自己的玩意儿。人们都在议论死亡，可是当死是一种对大自然应尽的义务时，有谁会怕死呢？人要死，狗、猫，甚至一株树，也都要死。因此，人的死亡没有什么特殊。永生：谁见过，谁跟天上的一个圣人或者地下的一个罪人说过话？这是胡说八道。荣誉：这是一句有伸缩性的话，谁都可以随心所欲地予以扩大。荣誉的顶点可以是在战争中与敌人死战而牺牲生命；荣誉的顶点也可以是谋杀手无寸铁的人，抢得他的财产，玷污他女儿的贞洁。你已经看见了，一个人的才华在于懂得如何美化事实，掩蔽真相，习惯于欺骗长官，要这样，你就成为一个聪明、勇敢、谨慎的军人了。

“你要这样重新博得你的袍泽的尊重、随和、直率、勇武，跟大伙儿在一起。因为你如果变得神秘莫测，谨小慎微，就会使得我，使得普雷西奥索，使得特拉维亚，都觉得恼人，最后甚至

连莫德斯托① 也会恼火。你瞧，他到现在看来连打碎一只盘子都不会。”

这个莫德斯托是位青年军官，他一直沉默地在听着特雷门多说话，这时候却打断了他的话，用相当冷静的口气说：“你听着，特雷门多，一个新来的见习军官会有很多理由听了这番可耻的言论而感到混乱。这只有特拉维亚忍受得了。如果他真的按照你说的胡话去干，那就会更加混乱。他的内心斗争你自己是不会知道的。我尽管年轻，而且是个军人，我却并不是卡特林们和特雷门多们的同类。我应该说，他叔父的一番善意所引起的正当感情，以及对基督教徒的爱护，实在太好了。是的，堂卡特林朋友，您要明白，军人的职业并非是通往地狱的道路。一个见习军官或者军官，他是一位绅士，即使从他的家庭出身来说，他不是绅士，那么由于他本人的功德，或者皇上出于宠爱，也会使他成为绅士。然而一个欺诳者，一个放荡者，一个亵渎者，一个自夸者，一个吹牛者，却并不是一位绅士，也决不会象一位绅士。不会的，我的朋友。军人的职业是非常光彩的，它的条令和军规是十分公正的。皇上不应该，不愿意，也不可能在他的兵士中间授权给他们去抢劫、凶杀、强奸、渎神、挑衅、诈骗、吹牛、夸口、放荡的，就象我的许多堕落的伙伴很不幸地所作所为的那样。不行，先生。一个光荣地在皇上的旗帜之下服役的军官，应该是专注的、谦虚的、虔诚的、有教养的、有人性的，举止行为象一个正派的绅士。

“皇上不会批准您，给您许可，让您去凌辱安分守己的平

① 意即 谦虚。

民，践踏他们的名誉；他们家庭的名誉，也不会让您去欺骗，让您当一个无耻而爱挑衅的好斗的人。朋友，您要知道，等到您犯了这种罪过时，您的绶带，您的肩章，您的袖章，您的金绣，除了使您在有见识的人，有德行的人，您的上司以及所有人的眼里显得格外可恶可鄙之外，不起别的作用。因为所有的人都会为一个无赖的行为而痛恨，而这个无赖却有幸而被当作一位绅士，就会使人加倍地痛恨。在这种情况下，他的上司会轻视他，他的同辈会讨厌他，他的下属会诅咒他。

“要是有一个人由于这种罪恶而令人讨厌，那么假使把它再加到一个诽谤者、渎神者身上，又将如何呢？这种人是无耻地反对我们的天主教信仰，即最神圣的，唯一准确的，唯一公正的信仰的。做一个违反法律的人还不够吗？还有必要摧毁教义，嘲笑神秘，把最圣洁的事物当作厚颜无耻的笑柄，而加上小丑、傻瓜、无赖的称号？”

“要是你说的就是我，”特雷门多大怒，回答说，“要是你说的就是我，这种轻率，这种虚伪，瞧你怎么自己解释，因为对我……对了，就是圣彼得也没法叫我这辈子不好过。你认认我，小伙子，用你的嘴巴数数，因为我身上不缺少跳蚤。凭着彼拉多的睡帽的生命起誓，要是我发起火来，第一下子就能把你送到西天找你的肚肠去。”跟往常一样，所有的人都为特雷门多的豪言壮语而哈哈大笑。但是莫德斯托却十分严肃，对着他说：“你去游逛吧，吹牛皮的人，你以为你这些空口说的大话会吓倒我？我可以肯定，跳得最凶的，总是最怯懦的……”

“不对，凭着基督的名义发誓，”特雷门多说，“胆小鬼，说大话，那是你；我要这样来证明……”

他一边说，一边就拔出了军刀。而莫德斯托，比一根羽毛还要轻快，也拔出了军刀，摆出防御的架势……但是，我们得让他们举一会儿军刀，把他们决斗的最后结果留到下一章再交代，因为这一章已经够长的了。谨慎的读者会要抽烟，吸鼻烟，咳嗽，或者打个把喷嚏；没有理由不让人喘一口气。

第 四 章

叙述卡特林与特雷门多结束战斗的原因：特雷门多向卡特林挑战。卡特林与友人谈论决斗

在前面的一章里，我们说到我们的这两位勇敢的对手，正高高地举起军刀，但是他们并没有悠闲很长的时间，特雷门多就向莫德斯托的脑袋猛劈一刀。莫德斯托非常熟练地一下子把它格开，然而倒楣的却是我，因为那刀竟然滑到了我的左肩，虽然并没有弄伤我。我理所当然地激怒起来，于是我遵照我的朋友们对我的教导，即：对任何人不让步；对任何冒犯，不管它多么轻微，也要报复；对我个人，即使是最起码的缺乏尊重，也不能原谅。因此，我说，我遵照这一些以及其他一些道德箴言，它们都与上面所说的同样美好而可靠，我就大发雷霆之怒，然而我还不习惯于使用军刀，因此忘了伸手去拔，却抓起面前放着的一杯烧酒，对准特雷门多的脸上扔去，幸而它在帽带扣上撞碎，只溅了些酒到眼睛里。于是这个人由于恼怒，也由于溅了酒，双倍地瞎了眼。他暴跳如雷，挥动军刀，对着上帝所创造的一切，又是劈，又是刺。我们只好小心翼翼地躲避这个可诅咒的疯子的连续不断的乱刀。

这一场吵闹十分可怕：杯子、瓶子、汤钵、桌子，以及这家

咖啡馆里的其他家什，都在满地打滚。但是我们只要举起椅子，就足以保护我们自己。咖啡馆的几个可怜老板，他们意见不一，有的要立刻去请求巡警帮助，有的竭力反对，以免把事情弄得更糟。

这一阵乒乒乓乓，吵吵嚷嚷，狂叫乱闹，简直叫人无法忍受。亏得有两个伙伴瞅着机会，上去抓住特雷门多的胳膊，夺去了他的军刀，把他拉到最远的屋角，尽力地安抚他。但是毫无用处，因为特雷门多对莫德斯托的全部怒火，已经统统转到我的身上来了。他又是发誓，又是詛咒，恣意地臭骂我，最后，他立下誓言，一定要以骑士的信仰为自己报仇，凭着手里的军刀，洗刷对他荣誉的污辱。

"关于这一点，要是你出身高贵，"他对我说，"要是你在田野里，一个对一个，跟在咖啡馆里由你的朋友们护围着时一样勇敢的话，那么，在今天下午四点钟，我单身一人，带着军刀，在圣拉撒路墓地等你。我知道，你是不会去的，因为你是一个懦夫；可我对你的害怕倒是满意的，我的荣誉依然光彩，而你在伙伴们中间却要臭名昭著。"

他说了这些话，没等答复就走了。

所有的人都注意地互相看看，也注意地看看我的脸。我明白他们的惊讶和他们的沉默意味着什么。尽管我就得去死，尽管我对特雷门多相当害怕，尽管我愿意把我身边所有的一切给他，让他不要向我挑战，尽管这些都是真的，我却羞于保持沉默。因此，我强打精神，对他们说："不要担心，朋友们，不要担心。决斗已经接受，下午我们就要在田野里厮杀。堂卡特林·德·拉·法钦达，在公开的场合第一次受到挑衅，竟

然表示胆怯，那算什么话呢？不，我怎么也不会面对着危险而退缩。一个优秀的军人，对一整队的敌人不应该害怕，更不用说对特雷门多这么一个装腔作势专说大话的人了。”我又说：“他跟我一样，有两条胳膊；他跟我一样，会使军刀；他跟我一样，没有家庭的后顾之忧。他可以杀了我，我也可以杀了他，而后者更加保险。我已经在可怜他，因为如果第一刀跟刚才那杯酒同样准确，那就得要找埋他的地方了。”

不是没有人笑话我的虚张声势，不过他们大家都支持我接受决斗的决心。我明白，他们都认为我是一个勇敢、高尚、果断的人。只除了莫德斯托，他对我说：

“我们走吧，小朋友，您别这样疯狂，这样吉诃德气了。进行挑战，接受挑战，并不证明最低限度的勇敢。挑战是为了报复，接受是因为傲慢。

“荣誉不是在刀尖之上，荣誉在于习惯上的良好安排。宽恕人家的侮辱，要比报复人家的侮辱需要更大的勇气。这种情况，人人都懂，个个钦佩，历史给我们保存着千千万万证明这种真正英雄气概的例子。

“哪个高尚的人，听说约瑟在埃及如何宽宏大量，饶恕了小时候把他卖给商人做奴隶的坏心肠的哥哥，会不为之动心呢？大卫的事迹也是这样，他饶恕他敌人扫罗的性命的时候，要比他跑去报复亚比该丈夫的粗暴无礼的时候，显得成熟老练得多①。亚历山大，凯撒，马柯斯·奥雷利奥等人，都为他们主要敌人之死而哭泣。后面的两位还因为没有得到宽恕他

① 以上是《圣经·旧约》中的故事。

们的光荣而遗憾。有人责备年轻的特奥迪西乌斯皇帝①，因为他对敌人过于仁慈。皇帝回答说：'事实是，我不但不让我活的敌人死去，我还要让死者复活呢。'这样的答复是多么符合一位皇帝的身份！

"这些话也许使你厌烦，朋友，要是我在这里把我想得起来的这类著名事例都说一说，那我就是一个企图把自己所有的学问一下子都吐出来的冬烘学究了。我只要再说一遍就足够，就是：宽恕人家的侮辱，要比报复人家的侮辱更加光彩。因此，上帝对所罗门说：'和平的人，比勇敢活跃的人更好；自制的人，能够控制住自己的心，要比征服城市的人更有价值。'

"一个人战胜他的敌人，也许是由于偶然，事后，他却归之于勇气、能力或者幸运。但是，一个人战胜他自己，却无疑地证明了他使用理性的正确、德行的伟大和灵魂的高尚。这些胜利，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如对侮辱的宽恕更为光彩。如果这样，那就是一颗伟大心灵的优越之处。因此，著名的笛卡尔说：'如果有人侮辱我，我就把我的灵魂提升到如此的高度，使这种损害碰不到我。'按照这种说法，西塞罗在谈到凯撒时说：'除了对他的侮辱之外，他什么也不会忘掉。'岂不是最伟大的赞美。这位罗马演说家嘴里的这句独特的说明，给我们描绘了这位伟人的宽广胸怀。相反，爱报复的人，老远就显出了他内心的卑劣和下流。的确，这一点，连没有受到《福音》的光明照耀的异教徒也明白。玉外纳② 说过：'要求报复，毫无疑

① 特奥迪西乌斯(408—450)：东罗马帝国皇帝。

② 玉外纳(约60—140)：古罗马讽刺诗人。

问，只是软弱的心灵和渺小的灵魂的表示。'

"一般地说，这些剑客和决斗者对待大家都不过是些最凶恶、最粗野的人。他们无知，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荣誉；他们企图收罗那些要求报复的人，满足他们过分的高傲。这种腐败的性格，在任何一个市民身上如果说是可鄙的，那么，对于一个军人说来就更加可鄙。军人应该明白，不能无视真正的荣誉，也不能无视良好教育的守则，它规定我们对所有的人要礼貌、谦逊、谨慎。

"因此，狄奥多里克①不是没有理由写信给他好斗的军人，这样说：'把你们的武器转过来向着敌人，它不是给你们用来自己对付自己的。你们之间无足轻重的口角，决不允许导致该受惩罚的罪恶。你们要服从正义，它使所有的一切得到幸福。国家没有敌人的时候，你们要放下武器。举起手反对市民，是极大的罪恶；冒着生命危险而保护他们，这才是光荣。'

"伙伴们，我知道，你们也许会讨厌我的长篇大论。请原谅。因为我的努力，是为了使骑士堂卡特林，如理所当然那样，放弃这次约定的决斗，聪明地生活下去，并不因此而丧失我们之间应有的良好看法。"

"那可不行，"我说，"那我在特雷门多看来就会是一个懦夫，一个无耻之徒。"

"正相反，您接受了挑战，您才是懦夫。"莫德斯托回答我说，"在这种情况下，您在法律面前是个无耻之徒，在教会面前

① 狄奥多里克（约454—526）：东哥特王，在意大利建立东哥特王国。

是个被逐出教会的人，如果您死于决斗，它会拒绝给您一块神圣的土地埋葬您的尸体。

“您是一个新入伍的军人，您还没有见过关于这个问题的皇家法令。幸好，我衣袋里有一本《军事条令》第三卷，您要好好地看一看，免得您推说不知道，尽管您不愿意，而且我如果揭发了您，您也不至于怨我。要是您仍然坚持接受挑战，我是不得不这样做的。您听着：

“‘堂腓力浦①’，等等”(在这里，他逐字逐句地把整个文件对我们念了一遍)，然后继续说：

“立法者对于人类福祉的仁慈意图，没有比这个更清楚的了。把决斗这个该死的风俗予以谴责，已经不仅仅在西班牙。这个风俗是许多年以前在北方野蛮而凶暴的国家中产生的。它们的第一个征服者：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尔夫②，企图把这些民族引向更好的文明，在十六世纪时，知道了决斗开始在破坏他的军队，就下令以死刑予以禁止。据勃朗夏修道院长③说，有一次，国王的两个主要军官发生争执，要求皇上准许他们面对面地决斗。国王一听这个请求，勃然大怒，但却答应了他们，不过说，他要亲自做决斗的证人。到时候，他带来一小队兵士，围住了这两个勇敢的决斗者，对他们说：‘我们来了，立正。先生们，现在你们可以开始决斗，直到其中的一个倒下死去。’接着，他把兵士中的刽子手叫来，对他说：‘他们两个之中有一个死去的时候，你立刻当着我的面把另一个

① 腓力浦：当时的西班牙国王。

② 古斯塔夫·阿道尔夫(1594—1632)：瑞典国王。

③ 勃朗夏(1711—1797)：法国耶稣会教士，著有数种历史传说。

砍头。'这就足以使这两个人明白了自己愚蠢的傲慢，就请求国王的宽恕，两人永远和好。这个例子在瑞典成了十分有效的教训，从此以后，在军队里再也听不到决斗的事。"

"真是了不起的判决！"特拉维亚说，"这是一张输不了的牌。要是这两个人决斗，两个人都得死。但是无可否认，皇上的意图是好的，因为他不愿意任何人去死。"

说了这些，我们的讨论就结束了，因为已经到了下午两点。我们互相告别，各自回家去吃饭。我回到自己家里，心神不安地吃了饭，因为莫德斯托说的那番话，尽管有使人畏缩的作用，我还是决定接受决斗。我在床上躺了一会儿，想睡午觉，但没有睡着，因为我惦记着钟点。

到了三点半，我马上起来，拿了我的军刀，向圣拉撒路墓地走去，逢到特雷门多，我们决斗，后来我们仍然是好朋友，就如诸位将在下一章中所见到的那样。

第五章
虽长，但很有趣

我看见特雷门多在圣拉撒路墓地前面走来走去。他那模样，他那身材，他那两撇大胡子，还有野地的一片荒凉，引起我如此的恐惧，以致双膝禁不住连连弯曲，不下两次。我想转身就走，但是他已经看见了我，我觉得，我不应该让他看轻了我的尊严。

我这样考虑着，想起了命运总是照顾胆子大的人：先下手为强。在这种情况下要求的所有勇气，就在于有决心在第一次打击中消灭和杀死敌人。我拔出军刀，向特雷门多走去，离他还有十二步路，就对着他喊：

“保护你自己吧，懦夫，整个地狱压到你头上来了！”

我有力地喊了这几句话，勇敢地扑上前去进攻，毫无刀法地一阵直劈，反砍，冲刺，再加上他使军刀一点不熟练，而我又有必死的决心，这一切使得特雷门多只有招架之功，无还手之力。

“歇一会儿，孩子！”他对我说，“歇一会儿！这件事我不过是要看看你的勇气而开的玩笑。我是你的朋友，我不想真的跟你决斗。”

从他的这几句话，我发现他已经明白他的军刀敌不过我。

可是我想起了这句话：适可而止。有时候被恐惧所逼，会产生勇敢的奇迹，就象我刚才自己所遭到的那样。我决定让步，因为我的荣誉既然已经保全，而况这吓人的特雷门多也已经向我求饶。

于是我后退三步，以十分严肃的口气对他说："我放弃决斗，既然你以友情要求和解。然而以后你不要冒着你生命的危险再开玩笑。"

特雷门多再次表明他的友好。我们两个人就凭着我们的军刀起誓，不对任何人讲起经过的情况。我们收刀入鞘，相互紧紧拥抱，亲吻面颊，又高高兴兴地到咖啡馆去了。我们这场可怕的挑战就到此结束。

一路上，我把莫德斯托关于决斗所说的一番议论全讲给他听，还对他讲，军人和受封的骑士，如果互相挑战，接受挑战，或者以任何方式介入挑战，就得开除军籍，判处叛逆罪，剥夺全部财产。如果由于挑战而进行决斗，尽管没有交手，没有伤亡，只要证实确是到了野外准备格斗，就得受到惩罚，判处死刑，不准宽赦。

"这些情况我都知道，"特雷门多回答我说，"因此，我才避免交手，免得伤你，不然的话，我向基督保证！你向左侧进劈的那一招，就可能把你的脑袋撞到摩羯星的角上。不过，我是你的朋友，我有我的好名誉，我向你挑战不过是闹着玩，试试你是不是一个有胆气的小伙子。现在我知道你确是如此，因此，我做你一辈子的朋友。我们两个人在一起，即使地狱里所有的怒火都冲出来向着我们，也不能把我们吓倒。然而，我也得警告你，你的友情，只能给我，给普雷西奥索，给特拉维亚，

给特罗内拉[1]，以及其他这一类的人，绝对不许跟莫德斯托，普鲁登西奥[2]，康斯坦特[3]，莫德拉托[4]等人来往，还有其他虚伪的装腔作势的军官，这种人，很不幸，在我们连队里很多。

"这些愚蠢的年轻人，受了教士的迷惑，总是象传教的使徒那样对你说教，在你的头脑里塞满了阴沉沉的念头，冷冰冰的思想。所以，你可别傻里傻气了，跟快活的时髦的小伙子们作伴吧，就象我这样，要是你想过一辈子愉快而没有痛苦的生活的话。"

我们进行着这样神圣的谈话，不知不觉地就到了咖啡馆。我们的伙伴们一看见，都表示出很大的欢乐，因为他们在挑战的当口都在场，一下午没有看见我们，他们以为我们已经在野地里互相砍成了肉酱。

他们问我们决斗的结果。特雷门多回答说，一切不过是一场玩笑，因为他根本没有意图要跟我认真地打架。大家都为这场争吵的圆满结束而高兴。我们喝了咖啡以后，就各自回家。

我快活地过了两年，从我的朋友特雷门多和其他伙伴那里学会了上千种技巧。他们的格言就是我的福音，他们的行为就是我校正自己习惯的尺子。

不多几天之后，我就专心做一个男子汉了；我在女人和纸牌中间寻欢作乐，不让任何人欺侮我，谁敢就找谁算帐。我

---

① 意即：糊涂虫。
② 意即：谨慎。
③ 意即：有恒。
④ 意即：节制。

肆无忌惮地谈论国家大事，教会大事；我不惜任何代价地弄钱，还干其他诸如此类的事，实际上，这些对于象我这样的军人都是很有用处的。

莫德斯托，胡斯托①，莫德拉托，以及别的几个象他们一样昏了头的狂热分子，不断地以他们讨厌的教训来折磨我。他们对我说：我所遵循的格言，以及我所模仿的习惯，都是错误的，可耻的；这样下去，我只能变成一个色鬼，赌棍，恶汉，骗子手，无赖，闯祸坯，和爱咒骂的人。他们又说：我应该看到，我为皇上效力的军级愈高，就愈加有义务成为一个优秀的骑士和良好的基督教徒。因为一个普通的兵士，可以用蹲监狱、吃鞭子予以处罚，而对于见习军官或军官，就得加以更为严厉的刑罚，因为他们应该具备更良好的基础，更广泛的见识，作出更光荣的成绩，承担更重要的义务。

他们对我说着这样那样的各种各样的话，反对我的朋友们。而我的朋友们则反反复复地对我说，他们是蠢货，是伪君子，是说空话的人。

“跟笑的人一起笑吧！”特拉维亚对我说，“难道行政长官的法令，修道院的戒律，民众社团的章程，都跟军事条令是一码事吗？人家对你发誓，你也不会相信。军人，就如他的穿着一样，其行为举止要与文人、修士、职员、劳动者、手艺人、商人、担任神职的，以及各种各样的平民，都有所不同。去诱惑一个有夫之妇，勾引一个年轻姑娘，两刀子杀死一个狂热分子，嘲弄那种被称之为有节制者的公正，诈骗一个吝啬鬼，讥

① 意即：正直。

讽一个伪君子，大谈其尽管我们一窍不通的教育学，难道你对这些不开心？得啦，卡特林，你阅历还浅，还不了解你所生活的这个光辉世纪。你笑吧，笑一千次一万次，笑我们伙伴中间有些军官的愚蠢，他们企图用他们的连篇废话把你改造成一个肩戴绶带的方济各会托钵僧。这是真的，在我们团里，所有的人都喜欢他们，长官都称赞他们，愚蠢的平民请他们到家里去，这种明显的殷勤使他们骄傲起来，然而事实上，难道他们还不是一批向古板的道学家和假圣人讨好的奴才？但是你，朋友，你不能屈身于这样狭小的范围内。你扩张吧，伸展吧！你按照所谓浪子的方式寻欢作乐吧！没有一个姑娘不是你追逐的牺牲品，没有一个钱袋可以不担心你的狡诈手段，没有一种德行能摆脱你的力量，没有一种信仰，一种宗教，不在你聪明才智的帮助之下遭到你舌头的作践。你将成为卡特林们的骄傲，成为你祖国的荣耀。”

由于我的心始终是十分顺从的，我就利用了这些伟大的教训。我摆脱开那些纠缠不清的说教者，投身到寻欢作乐之中，就这样过了两年……啊，多么美好的两年！这是人们所能想象的最快乐的两年。

不多几天之内，亏得我的朋友们的有益的劝告，以及他们的以身作则，不多几天之内我就干了一架，还十分满不在乎地干了二十桩无耻之事。我嘲笑宗教，嘲笑神职人员；我拚命赌钱，赖帐，还有其他诸如此类的事。这些事对我说来都是轻而易举，与面子有关，并且十分急迫而必要。

如果说，这头一年过得还不错，那么到了第二年就更美了。因为在那一年年初，我父亲的头脑里忽然有了想死的念

头，果然他跟着这个念头就走了。我的母亲没有勇气单独留下，不到一个月，她就到墓地跟他作伴去了。

眼看着自己摆脱了这一对好唠叨的老人，我高兴得简直无法相信。虽然说真话，他们很喜欢我，从来不反对我的意见，但是他们的管束和他们的苦脸叫我不知道怎么对付。的确，有些人说坏话，说是我的造孽害死了他们。这是那些心怀恶意的人的诽谤，因为我从来就是一个好人，就如读者诸君已经见到的，而且在我继续讲我的一生时将要见到的。

我的父母留下一些杂物、衣服和家具，只值当时通用的货币五百比索。我对此从来不曾觉得感激，因为我没有权利收受，这是他们特地留给他们的好儿子的。

以后我就过起新的日子来。我把我的家变成了一个阿卡迪亚①。我所有亲戚朋友中的卡特林们，都争先恐后地来拜访我。宴会、赌钱是经常的事；茶话会是每天晚上讨人喜欢的消遣。我的军人伙伴们和平民伙伴们都来参加，还有一大群时髦的、大胆的姑娘，她们大部分是有头衔的，尽管不一定都属于卡斯蒂利亚的贵族。她们总是唱歌跳舞；我们则尽情地寻欢作乐。

要知道，我的开支要比一般的花费大得多；尽管我看到钱从我这里取走非常之快，我却毫不在乎，因为我的朋友们都说我慷慨大方。我缺少的就是钱，请起客来却很阔气。

在这样的马屁声中，我就被兜底掏空了。因为我欠了四、五个月房租这么一点点小事，房东告到上校那里，要我搬家，

① 文艺界人士集会之处。

于是快活日子一下子就告终。

一只食品柜，一只旧箱子，就是我搬出来的两样家具，其余的已经很少，而且破旧，都留在那里抵债了。我寄居到特拉维亚的家里，就是他家附近的一个小房间。

从这个时候起，我就开始了我的工作。因为他跟我一样，两手空空。我们要干的，不仅仅是能够供给每天吃的面包的工作而已，我们还有许多的拜访要进行。在一个地方吃早饭，到另一个地方吃午饭，再换一个地方吃晚饭。有时候，也跟朋友们一起喝咖啡。然而，我们这一类人的必需奢侈品，我们却没有办法弄到。这是我们最无法忍受的痛苦，特别是我，因为我只有十一比索的饷银，既不够花，也发不了财。

在这样的灰心失意之中，有一天我看见一座阳台上有一个十九岁左右的姑娘，她身材瘦削，脸无血色，扁鼻子下面的嘴里缺两颗牙齿，左眼旁边还有一粒鹰嘴豆那么大小的疣子。

由于她穿着讲究，而且是住在一所大住宅里，我看见她出来，就向她致敬，她也高兴地还礼。

她的容貌实在难看，因此我并没有对她十分亲热地奉承。可是我把这事情对我的伙伴讲了以后，他却对我说："你已经博得了这个姑娘对你的爱。在这种情况下，你的幸福是确定无疑的了，因为这个丑八怪是堂阿本多① 的女儿。这是个富有家财的老头，从女儿降生的那一天起，这个老父亲就给她每年一千比索的年金。这么多年来，还不是已经有好几万。你一定会很渴望她跟你结婚，即使她已经五十岁，因为这会给你带

---

① 意即：富足，丰实。

来五万比索啊。不管怎么着，一万九或者两万个比索可不是一把草。因此，你得赶快肯定下来，别当傻瓜。”

我为这样美妙的消息所鼓舞，就毫不犹豫地开始追求她。我经常在她家前面的街上散步，她也总是高兴地回答我的问候。

我给她写信，她也给我回信。有时候我托一个女仆送给她几个橘子，一串葡萄，或者其他诸如此类的礼物，因为我没法送更好的。她总是很热情地接受，而且慷慨地回报。有一次她送给我一袋麻屑，另一次送给我一盒金砂。

事情就这样地进行着，我一天比一天地爱她；我认为这已经是瓮中捉鳖。确实，她那丑陋的身材，难看的面貌，使我厌恶。“然而，为了两万个金币，”我自己对自己说，“有什么不能容忍的呢？”在一年之内，先拿出一千或者两千比索，随心所欲地花掉，然后把她埋了，我不就是一个有着一万八千比索的自由自在的人了吗。我怀着这样的念头，提出要结婚。她对我说，这是毫无问题的，不过要请一位有身份的人对她父亲谈一谈。

我对我自己的品德有足够的了解，觉得不值得为此去依靠说客，把我的交易弄糟。因此，我自己到了她的家里，当面向她的父亲说明了我的圣洁的意图。

这条老狗以足够的镇静听完我的话，然后对我说：“朋友，您爱我的女儿，爱到如此程度，就如您对我所描述的一样，这使我实在感激。然而我对她看得很清楚：她长得丑。我是她的父亲，都看到了，而您怎么会看不到呢？大自然拒绝赐她美丽，可是幸运却赏给了她财富。有了几个比索，即使不结婚，

也能使她维持生活。要是她的天性要结婚，这也会使一个好丈夫对她能够容忍。

“如果您是上帝派来的，您也许就是这样的一个。不过最好是别这么匆忙，你们俩可以等待一段时间，好好地考察一下您的天性。”

老头子说了这一番话，就打发我走，叫我过了一个月再去，听听她女儿考虑的结果。但是她对我总是百依百顺的。

在这期间，我知道他逐渐地打听到我是个什么人，我的品行怎么样，这些都是他无法迁就的。因为我再去见他的时候，他很不高兴，直截了当地对我说，他决不把女儿交给任何象我这样情况的人，他认为这不会使她幸福。

这样尖刻的答复叫我够恼火的，对于我这样有美德的一位骑士他不应该如此答复的。我就设法对堂阿本多进行报复，偷掉她的女儿。我向她提出私奔，她同意。我们商量好计划，到了预定的那天晚上，我溜进她的家，躲进院里的一辆马车，派人去通知辛福罗莎，辛福罗莎就是扁鼻子姑娘的名字。

几分钟以后，她带着一包细软钱财下来了。我一看见她，立刻满心欢喜地接过了这个包裹。她已经跟我一起在车里坐好，等待着好机会溜出去。就在这时候，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这个讨厌的老头子手里拿着一支手枪，跟着一个仆人拿着一盏够亮的灯笼，来到我们面前，各登上一面的踏板。老头子用被人踩住尾巴的蛇那样的眼睛看着她女儿，对那仆人说：“把这个疯丫头带上楼去，照我的命令办。”悲哀的扁鼻子姑娘哭着下了车，跟仆人走了。

老头子等到我跟他单独在一起的时候，对我说：“出来，

你这个勾引女人的流氓，滚出来！”

我连一点点要出去的意思都没有，我不知道把我的胆量藏到哪里去了。这个老魔鬼知道我无意打架，以为我是见他害怕，就抓住我的围巾，使劲扯了我两三下，把我扯离车座，手脚着地摔出车外，使我浑身弄脏。

我看见自己受到这样一个老头子的虐待，就想伸手拔刀。可是，一个怒火冲天的老先生竟会有这么大的力气！他一发觉我的行动，就那么猛烈地扯了我一下，使我身不由己地趴倒在他脚下。于是我对他说：“朋友，请您注意，别这样粗暴地对待我，因为我是一位见习军官，很快就要接受军衔。不仅如此，我还是骑士堂卡特林，一个有身份的人，在我身边的圈子里十分有名。今天，我是因为尊重您的白发，明天，我要带着我的贵族证书和家谱再来，让您看看我是什么人。我要把您打败，比出一张牌还要轻而易举。”

这条老狗有点害怕了；他要不是把我踢累了，他还不会放开我。然而，他总算放开了我，对我说：“赶快滚你的蛋，你这个流氓，恶棍，无耻之徒。你这算什么骑士，什么鬼东西。如果你是高贵的，就不要干恶事。你已经对我说了，你是个什么样的人：是的，堂卡特林，我已经知道，卡特林们都是些什么样的人。赶快滚，滚开这里，免得我开这支手枪。”我为了不至于发生问题，只得走了。我也不愿意把这样丢脸的一场争吵讲给我的伙伴听。因为他们不会得相信，我的一点点愤怒不是产生于极度的谨慎，而是由于十二分的懦怯。而且这也十分正常，他看到一个不怕高举军刀的特雷门多的人，竟然害怕一个毫无价值的老糊涂，必然会大吃一惊。

然而，尽管我闭口不说，我的心里却在发誓，此仇必报，而且，如果必要的话，为了造成声势，还要带一队掷弹兵去。这就是第二天我的企图。但是，就象许多企图都失败了一样，这个企图也立即化为泡影。

早晨八点钟，我还不想从床上起来，有一个传令兵来敲门。我的伙伴开了门，他进来对我说，上校命令我半小时之内到他那里去。我还以为上校要告诉我，将我晋升为少尉的新消息，就高高兴兴地穿上衣服去见他了。

上校绷着一张苦脸接见我，对我说："怎么了，您以为当一名军人就跟当一个无赖一模一样，不要自制，不要纪律，不要皇上？人家对您恶劣品行的不断控诉，我已经无法忍受。我的职责使我不得不对您的所作所为作出处理。

"一切都是白费力气：您对自己不加约束，不参加学术讨论和各种集会，不与您的那帮狐朋狗友断绝往来，行为举止不象一个有光彩的军官。您什么都不干，就是无视我的宽容，诽谤那些善人，在耍无赖方面超过一切坏人，明天还会把我那些最守规矩的人带坏。

"昨天晚上的事情您很明白，我也不愿提它，因为我自己都觉得可耻，然而我也不愿意在我的团队里留着一个象您这样厚颜无耻、胆大包天的畜生。因此，您在三天之内把退役申请书交上来。如若不交，您就会被毫无面子地从团里赶出去，弄得声名扫地。您爱怎么干就怎么干，上帝保佑您。"

他说完这些话，拿起帽子和手杖就上街去了，我连嘴都没有来得及张开。

我满心烦恼，离开他的屋子回我的房间。我把我的心事

与我的朋友们商量，他们都劝我申请退役。因为如果不是上校要我这样做，我就会受到控告，甚至以恶习难改为理由，按军法处理。我心里很沉重，不得不听取这个忠告。不过我明白，既然要我离开团队，即使不赶我，在其他事情发生之前，也会设法叫我离开的。

我既然这样决定，就送上了申请书，申请书很快得到批准，我就又变成了老百姓。对这种变化，我并不是很喜欢，然而已经没有办法可想，只好服从命运，随着命运的摆布继续我的生活道路。我就是这样做的，读者也将在这部伟大、崇高而真实的历史记载中看到。

第六章

卡特林如何开始追逐幸运，以及他使用什么办法嘲弄幸运

我刚刚两手空空，不是学者，不是军人，不是商贾，不是农民，不是工匠，什么也不是，而是一个纯纯粹粹的老百姓的时候，我的那些军官伙伴们和朋友们就对我转过了背。

他们没有一个向我表示一点点的尊重，甚至不屑向我打个招呼。也许那是由于我已经一文不名，尽管那几天我的服装还并不寒酸。因为我用卖掉制服的钱，到巴里昂市场①买了一件蓝色上衣，一顶圆帽，一双翻新的靴子，一只二十里亚尔的怀表，一条六比索的时式表链，一根手杖，还有一条手帕。虽然我只有两件衬衫，两条裤子，两件背心，两条白手帕，可是有了这些，我就已经显得够体面的了。

我的伙伴特拉维亚很客气地把我请出了他的房间。他对我说，自从有了关于我的那些话以后，把我留在他的身边就不是他的荣幸了；过去我们之间怎么样，他也决不会比别人讲得多。然而他又说："兄弟，你要知道，上校对你已经有了不好的印象，如果他知道你是跟我在一起生活，他就会说我跟你

① 当时墨西哥城中心的一个集市。

是同样的人，就会把我看作眼中钉，使我的晋升发生困难。

“因此，你搬走吧，老弟，今天早晨就搬走吧！”

我有足够的才智了解一切事情。我知道他是怕失去上校对他的一点点好感。我认为他有压倒一切的理由，因此，我就在梅索内斯大街花十二里亚尔租了一间小房间，告别了特拉维亚，只走了一趟就把我所有的家什都搬了过去。

我独自在我的房间里，有着足够的衣服和体面，感到十分满足。到了第二天，我却发现身边一个钱也没有了，连早饭都无法吃。在灰心丧气之中我只得采用我的老办法：走进一家咖啡馆，找一张椅子坐下。一个侍者来问我吃什么，我对他说我是在等一个朋友。真的，第一个进来的就是我的朋友，因为我开始不断地奉承他，拍他马屁，拍得如此殷勤，他为了报答我，就请我喝咖啡。我不用请求就到了手。

接着，我对他讲了上千句谎话，向他保证，在我的困难中最使我烦恼的是我有一个妹妹，年纪又轻，长得又漂亮，在得到将要归我们所有的一点点遗产之前，我有责任保障她的生活，因此，我不仅是她的哥哥，而且是她的保护人；然而，据我们的律师说，幸亏这场遗产的官司不会发生什么枝节，所以，不出两个月，我们至少可以拿到六千比索。“在这种情况下，”我对我的新朋友说，带着一点点理所当然的怨气，“我准备把我的妹妹嫁给一个可靠的人，即使穷一点也没有关系，只要他的血统跟我一样高贵，因为您已经知道，卡特林的后裔十分众多而且著名。”

“既然是这样，”我的朋友回答说，“很荣幸，我就是属于这同一个种族，而且我为此而感到光彩，即使以全世界最最高贵

的门第来跟我相换，我也不干。”

于是我从椅子上站起来，紧紧地拥抱了他，对他说：“我要为这个机会好好庆祝一下，它使我认识了一个新同胞。”

“得到好处的是我，先生。”他回答我说，接着对我说了上千句好话，要把他自己和自己的一切都献给我，还对我发誓，说他的友情是永恒的。但是他请求我要十分友爱地对待他，因为他要成为一个地道的卡特林，成为我的债主、朋友和伙伴。

他大量地作出这种亲热的表示还不满意，还叫拿酒来，而且来得不少。我们痛快地喝着。后来这劣酒使他的轻浮精神上了头，他开始把他的生平讲给我听，讲得如此真诚、单纯，很快，我就知道了他是一位富贵的骑士，有社会地位，品行无可非议……总而言之，跟我相比，不多也不少，就如古话所说：pares cum paribus facile congregantur①，意思就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诸位都是很明白的。我知道了他是什么人，出身怎么样以后，就对他表明了我的友谊，还对他说，我把我的一切事情都交在他的手里。

他又叫了半升酒，以表示他的感激；我们重新碰杯的时候，就互相以“你”相称，以巩固我们之间的友谊。

这时候，进来了四、五个身穿礼服、斗篷，有点儿可笑的骑士，有几个十分体面，有几个体面，但不是十分。

他们都跟辛普利西奥②打招呼，因为我的新朋友就叫这

---

① 拉丁文，意即：每一只羊都有它的搭档。
② 意即：头脑简单。

个名字，很熟悉地向他问好，也对我很有礼貌地致敬。他们跟我们一起坐下，用我们的杯子喝酒，不一会儿，我就知道，他们都是我的亲戚。

我看到我的同胞散布得如此广泛，心里非常高兴，因为我到处都可以逢得到跟我一样好的卡特林。

这时候，我们都已经成了好朋友。其中有一个，毫不客气地对辛普利西奥说："老兄，给我们来早饭吧，因为你有进帐，而我们只有出帐。今天归我，明天归你。"

辛普利西奥这个人直爽、有钱，因此，他毫不犹豫，就叫拿早饭来。于是我们就把肚子塞到心满意足的地步。特别是我，一边吃，一边还在盘算，中午的饭不知到哪里去找。

早饭吃完后，朋友们都走了。辛普利西奥对我说，他要认识我的妹妹，要我把他带到家里去，如果我认为他是个好人，值得跟他做朋友的话。

这就是我的麻烦事，因为我既没有妹妹，也没有这么回事。我没有办法可以脱身，只得对他说，他的愿望我觉得很好，要是我没有喝那么多酒的话，我们就可以这样办，因为我的妹妹跟我以及一位十分谨慎的姑妈住在一起，她闻到我喝了酒，就会大发脾气责骂我，使我非常难堪，同时，她会发誓，说责任在于这个新朋友，他准是个流氓，喝醉了酒在大街上乱逛，还把她的侄子给灌醉了。因此，最好还是到第二天再去认识我的妹妹。辛普利西奥很高兴地同意了，因为他仿佛已经觉得我的妹妹准是十分好看，会答应他的求婚，然后跟她结婚，弄个三、四千比索的钱到手供他挥霍。

我发觉我的巧妙办法颇有成效，就决定继续干下去，充分

利用这个人。

过了一会儿，我对他说，由于跟他很快活地过了一上午，我就没有东西能带回家去了，因此，以我的表作抵押，向他借两个比索。“别这样啦，”他对我说，“我会向我如此尊敬的一个朋友，一个亲戚，一个伙伴，要什么抵押吗？拿这两个比索去，你还要什么东西尽管说好了。”

我非常高兴地收下了这两个比索，跟他约定第二天早晨还是在这家咖啡馆见面，我们就分手了。

我不想吃饭，免得兑散了我的两个比索。为了消磨时间，我进了一家弹子房，真是鸿运高照，我跟一个笨蛋打弹子，赢了他五个比索。

下午四点，我出来，到我的那些老相好那里去找一个可以充当我妹妹的姑娘，再物色一个扮得了姑妈角色的老太婆。

我在那些老地方白兜了一圈，我的女友中没有一个肯赏我这个面子，尽管我对她们说得天花乱坠。她们都怕我恶作剧，拿她们开心。

我跑得累了，对我这桩事业的成功已经绝望，就决定去喝巧克力饮料。

我正在喝着饮料，进来一位姑娘，她长得既不寒碜，也不是个丑八怪，而且还有一个老太婆陪着。她们在我的小桌子边坐下，很有礼貌地跟我打招呼。她们要吃什么，喝什么，我都叫拿来，而其结果是完全实现了我的愿望：姑娘答应做我的妹妹，老太婆答应做我的姑妈。

我已经明白她们是两个胆小怕事的妇女，不可能怀疑象我这样的一个骑士会欺骗这样关系密切的亲属，因此毫不为

难地请我到她们家里去，而我也十分光彩地愿意陪伴她们。

她们又说要到歌剧院去，我就带着她们去了；散戏以后，我们去吃了晚饭，然后再到她们的家里。

在街上，在剧院，在饭馆，有无数的人够亲热地向她们打招呼。而我呢，则为找到了这么一个漂亮而讨人喜欢的妹妹而洋洋自得。

最后，我们回到她们的家。我不费力气，就看出这是一间披屋，屋里的家具只有一张破了皮的长椅，一张小床，一床肮脏的褥子或者床垫，一只泥炉子，炉子上面靠边搁着一只瓦罐，里面煮着豆子。

我已经知道，她是这一种类型的小姐：为了显得更加奢华，几乎常常没有好房子住，没有好家具使。

我很满意地进了屋。我姑妈一片好意，不让我睡那张长椅，因为臭虫太多。因此，不管是愿意还是不愿意，我只好跟我的妹妹作伴，免得她们觉得我粗野或者没有礼貌。

这天晚上，我教给她我们跟辛普利西奥见面时她应该担当的角色。第二天，我就把她们搬到我的家里，代她们付了十四个里亚尔拖欠的房租。

我把她们安顿在我的屋里之后，就去找我的亲爱的朋友。我发现他正在为我迟迟未到而感到绝望。

我们喝了咖啡，一同到我家里。辛普利西奥受到我结义妹妹很好的招待，她对他讲了那么多将来的幸福和目前的清苦的话，激起了他的同情和贪心，第一次来访就留下五个比索才走。

她对辛普利西奥的慷慨大方一见倾心，他也十二分地爱

上了劳拉的美貌。我的妹妹就是叫这个名字。

傍晚，辛普利西奥又来了，他们就一厢情愿地商量好，打赢官司之后就结婚。他们存了这个心，就互相象未婚夫妇那样地对待。这在我和我的姑妈看来都没有什么不好。因为他们尽管在一起调情，一起出去散步，一起寻欢作乐，我们却并没有发现其中有一点点邪念。总之，他们都是年轻人。辛普利西奥请客，我们大家就都过好日子。

两个多月来，我过着一种能叫最最娇慵懒散的富翁都会羡慕的生活。因为我吃得好，天天睡懒觉，又不用干活，而且最妙的是，有一个姑妈侍候我，还有一个好看的妹妹一心地宠着我。

不仅如此，我到咖啡馆去，口袋里总不会缺那么四个里亚尔，而且，我还充分利用辛普利西奥扔掉的几乎还新的东西。因为这个人不仅手头松，而且还对劳拉十分钟情。他的母亲手里还有几个钱，爱他就象我的母亲爱我一样，要什么就给什么。

劳拉，刚才我已经讲到，对她担当的工作从来没有马虎过，那位可敬的姑妈也是这样。我们都心满意足，穿着得也不坏。但是，那可恶的该死的舌头坏了事！辛普利西奥把他有了未婚妻的事讲给佩德罗·萨加斯听了。这个人恰巧是我的朋友和亲戚。这恶棍一听，说要看看我的妹妹，就要求他乘我不在的时候带他去见见。

辛普利西奥这傻瓜就这样做了。但是萨加斯一看见劳拉，就对他说："你这个蠢货、笨蛋、糊涂虫；你既然是个卡特林，就该泼辣、机灵、时髦而且老练，怎么这样不中用？这个小

娼妇哪个不认识，她是已故的西蒙师傅的女儿；西蒙师傅原来在火花广场开理发铺或者刮胡子店。这雌头是想当卡特林的同伙，她根本没有什么正在打官司要到手的钱财，她只有现在操的皮肉生意。

"卡特林是个无赖，他利用这两条母狗欺骗你，要是你不谨慎点儿，在这三个人中间，他们会把你连衬衣都剥光。"

辛普利西奥听了这样的揭发，看见劳拉和老太婆一声不吭，明白这话是真的，不禁心里恼怒，把她们臭骂一顿，还揍了几下，走到街上时，恶气仍然没有出尽，又恫吓她们，要送她们去坐牢。

这两个可怜见的，害怕这样的后果，就立刻搬家，带走了她们的家具。但是总算还有些英雄气概，把我的东西留下了。她们就是这样善良，决不做偷偷摸摸的事。

她们给我留下了通知，说明经过情况，也留下了我房间的钥匙，就搬到外地去了。

她们刚走，我就回到家，知道了这件事故，因为房东详详细细地给我讲了一遍。我怕不明不白地被当做罪犯，就赶快付了拖欠的房租，叫来一个脚夫，随便找到一间房子，就搬了过去。

我们的幸福日子就这样结束了。既然我不再有妹妹，不再有姑妈，不再有朋友，我只好重新开始我的工作。

饥饿逼迫着我，既然哪儿也找不到一个可以供给我喝巧克力饮料、吃顿饱饭的地方，也得有个人象辛普利西奥那样给我几个零钱花。我的上帝啊，那些小铺、小摊老板的吝啬小气，真叫我恼火！价值十比索的东西，他们只肯押十二个里亚

尔，而且还要把他们卖的东西加上成千倍的价。这还是在他们能够赚钱的时候，要是赚不了钱的东西，就看也不看一眼，因此，我仍然借不到钱，饿着肚子。

就这样，我既找不到照顾我的地方，又非要吃饭不可，没有几天，我就弄得精光了。我明白，如果我亲自去典当，或者卖东西，也许会好处多一些，但是这不行，堂堂一位堂卡特林·德·拉·法钦达，怎么能够亲手去典当或者出卖自己的东西呢？这样的行为，有辱我的荣誉，败坏我的身世。

我不得不找别的破了产的人代我干这项工作。结果怎样呢？人家给六，他对我说只值四；有的拿了衣物就从此不见；有的故意多拿东西；有的当了衣服，我却不知道当在哪里。如我所说，没有几天，就使我比逢到辛普利西奥的时候更糟。从晚上到早晨，我用不着洗衣服，因为我没有衬衫。这对我这样的一位骑士来说，该是多么着急。

我看见自己只落得一件破旧的外衣，胳膊肘上补了补丁，一条褪了色的粗布裤子，一件破背心，不过倒是棉织品，一顶缩了水的脏帽子，一双修补过的旧靴子，那么旧，走路的时候靴底会脱开，发出大蜥蜴那样的吱叫，别的什么也都没有了，不禁十分伤心。我说，我为了这个，心灰意懒，没有东西可吃，没有家庭可去拜访，因为衣衫褴褛，到哪里也不受欢迎。我只能依靠我的才能，我想按照我的朋友们的忠告和榜样，学会做一个赌家。因为这项工作是在吃、喝、穿、散步之中干的，不用花力气就能把银钱弄到手。花力气的事只有普通的人才干。

赌博会使我一下子什么都有，所以只要紧紧抓住这个

行当。

于是我就动起手来，其结果我就要讲，不过是在下面这一章了。

第 七 章

卡特林开始当赌徒，以及他在这个赌博行业中遇到的各种事情

亲爱的伙伴们，你们都知道，在这个凄凉的人生中，好事和坏事总是接连交替进行的，好事去了就是坏事，坏事去了又来好事，没有一个人是永远幸福，或者永远倒楣的。

这时候，我发现我自己正处在这个新的，有用的，然而是最困难的时期。我决心当一个赌徒，但是，上帝，我怎么开始呢？我一个钱也没有，也没有人赊一袋蝎子① 给我。然而，我并不泄气。我跑进我逢到的第一个赌场，站到庄家的椅子背后。他赌得並不十分精明，我时不时弯下身子，仿佛整整靴子，就这样，有一次我从背后偷看到了那张王牌。

于是我向最靠近我的人做了个暗号，幸而那个人相信了我，他把自己所有的钱，以及人家借给他的钱，统统都押上，叫这可怜的庄家赔了大约两百比索。他大方地给了我六个比索。我跟他一起想办法，运道挺好，这个晚上给我弄到了六十个比索。的确，这一方面由于他勤奋，同时也由于他坐的地方相当有利。

---

① 西班牙民间故事，有人借到一袋钱，回家打开一看，变成一袋蝎子。

我立刻到了巴里昂市场，买了两件细薄布衬衫，一件价钱十分合算的外衣，以及其他所有装饰我外表的必需品，其中我没有忘掉一只表，一根手杖，化妆用品，梳子，香膏，眼镜和手套，因为这一切都是我这一阶级的骑士所必不可缺的。我给了些赏钱给一个脚夫，让他把这些东西给我送到家里去。到了晚上，我照规矩梳洗打扮，洒上香水，带着还剩下的十五个比索来到街上。我走进咖啡馆喝咖啡，逢到的第一个人就是辛普利西奥。他赞赏我这突如其来的时髦模样，不仅不责备我过去的旧事，而且非常高兴地问我哪里来的这好运道。

“我妹妹的官司打赢了。”我够严肃地回答他说。

“你妹妹的？”

“是的，先生，我妹妹的，那个不幸地被你爱过的可怜姑娘……”

“可是萨加斯说……”

“是的，萨加斯是个大流氓。他瞧不起她，在你脑瓜里装满了诬蔑和诽谤……我们别谈这些了，这叫我生气。”

于是辛普利西奥对我说了上千句好话，问我住在哪里。我对他说，我住在她的庄园上，正在那里给她准备婚事。

“怎么，她的婚事？”辛普利西奥十分惊讶地问。我就继续巧妙地骗他，使他完全相信。

“该死的萨加斯，”他气愤地说，“他永远剥夺了我的幸福。”

我看见这个我以咖啡款待的傻瓜那么容易地被我取笑，差点哈哈大笑起来。在付帐的时候，我尽可能地把我的十五

个比索弄得丁当作响。最后，我们分了手，他到大剧场去，我到赌场去。

我靠着比尔亨① 及其著作的照应，舒舒服服地过了几天。因为我穿得时髦，人家以为我有很多钱可输。由于这个最最实在的理由，我到随便哪张赌桌上去，人家总给我最好的位子坐。但是我还并没有超过那个所谓“新手”的地步，只要赢了两三个比索，就挥霍掉，拿出我的雪茄烟，叼在嘴边上街游逛。

我已经懂得，好运并不会长时期地照应我，因此，谁也不用费力就知道，过了半个月，它就会离我而去，我不得不重新费尽心机地去挣钱。

那些赌棍们一旦知道我是个穷光蛋，就不再尊重 我 了。贫困迫使我不得不采用欺骗手段。在这样干的时候，有几次我不得不跟人交手，互相揍几拳，才得保住我说话的荣誉。这种日子可不好过，直到有一天晚上，达到了顶点，终于受到法律的制裁，第一次有幸进了监狱。

我没有钱可付罚款，只好在狱里蹲着。要吃饭，不得不卖了衣服，弄得几乎赤身露体，损害健康。

后来我被释放出来，总算运气，逢到一个从前跟我很要好的朋友。他看见我这副模样，不禁动了恻隐之心，向我建议当他的庄家帮手，每天挣两个比索。

真是天开眼，因为谁都知道，这个活儿确是好处无穷。我要使我的收入不仅仅是这两个比索，而且还要加上两个里亚

① 一本牌戏书籍的作者。

尔，因为当庄家帮手并不是当傻瓜。就象我这样，要捞多少，就能捞多少。有几天，我的工资不低于十个比索。所有的人，没有不向我表示感谢的，因为我嚼一嚼烟，按一按铃，拿出表来看一看，无不深有含意，所以每干这么一件把戏，总有人在我身上花费掉一两个比索。有的人把我当侯爵那样看待，有的简直把我捧成王子，没有哪个学者、官员、军人不羡慕我的运气。要是在这好运道存在的那些日子里，我没有放手赌钱的话，那么到现在，我的命运就会不一样了。但我到手的钱，一半是挥霍掉的，一半是输掉的。

然而，我的运气还会继续存在下去的，要不是我老板手下的一个粗野的流氓发现了我的能耐，无疑是由于满心妒忌而去向他告发的话。起初，据老板对我说，他并不相信，但是那个可恶的嚼舌头的人一再在他面前说我，他就来到赌场，不让我看见，观察我做的手脚。散场以后，他把我带到家里，锁进屋子，剥掉我的衣服，正好从衣服里掉下二十个比索，因为这天晚上魔鬼引诱了我，让我多捞了钱。我无法否认我做的手脚。他拿起一根棍子抽我的脊梁，把棍子都抽断了，又把我赶到街上，只让我穿着内衣，连一件衣服也不给我。他既然不是一个骑士，他就不会懂得尊重我这样从小在一起的朋友，因此把我当一个恶棍看待，仿佛我做了些必要的手脚就是犯了什么大罪似的。

终于，我几乎赤身露体地跑了出来，脊梁上伤得够呛。在街头转角，我逢到了一个巡逻队。他们把我围住，看见我这副模样，以为我是个强盗，要把我抓起来。然而一个有才能的人，在任何情况下总会让自己脱身，尤其是逢到了逆境，所以

我不害怕。在巡逻队抓我之前，我要镇静，说明我的无辜；我就对队长说："我就只差让魔鬼一下子带走了。为什么一个象我这样的骑士会被当作强盗，就因为看见我衣不蔽体，难道就没有发觉我的这件衬衫是上等细麻布的，衬裤是精纺布列塔尼亚麻纱的。哪里看见过穿这种东西的强盗，更不用说小偷了。最好是请您和您的巡逻队护送我回家，我要回去治疗我那被真正的强盗打出来的伤，他们刚才使我落到您所看见的这个凄惨境地。"队长和他的伙伴们都同情我，他们有一个借给我一件斗篷，全体护送我回家。

女房东给我开了门，我向巡逻队致谢告别，上楼躺了下来，用烧酒治伤。

第二天，我起不了床。可怜的房东老太太给我送来一些喝的，还有一种不知什么汤药，靠着这些东西，我总算好了一些，能够起床，来到街上。尽管我已经不想再到赌场去，怕人人都知道那件事，而且既然我是被棍子打得受了伤，我就不愿意见我的朋友，因为受伤并不使骑士惭愧，而棍子却叫他十分难堪。

最后，伤治好了，羞愧也过去了，我只觉得我又只剩了一件衣服，尽管这件衣服还不坏。因为治伤、吃喝、房租，使我不得不卖掉这些东西，当掉那些东西，失掉一切东西。我已经到了无可利用的地步，然而吃喝却是少不了的，因此我重新到我原来常去的地方转悠，这些地方无非是：咖啡馆，小酒店，赌场，弹子房，跟在我的朋友和同伙后面，让他们救济我几天。

有一天，我逢到了一个可恶的老头子，几乎倒了楣，就象下章所写的那样。

第八章

讲述卡特林跟一个老头子辩论关于卡特林们的事，以及因此而争吵

闲话少说，有一天，我正在一家咖啡馆里，等待来个知趣的熟人，让他请吃午饭，而且毫无疑问，我会胃口很好，因为我这天既没有吃早餐，头天晚上也没有吃晚饭。可是由于我运道不好，一个常来这里的朋友都没有等着。

我正要站起来走，进来一个教士和一个大约六十岁的老头。他们就在我的桌子边坐下，很有礼貌地向我招呼，我也同样向他们还礼。他们叫来了午饭，向我敬酒，我接受了，于是我们快活地在一起吃饭。

“最近以来，本世纪的风俗习惯都在日益腐化，”我听见那个教士在说，“这在很大程度上，如我们所见，是由于对卡特林们的放任。”

“我的神甫，”我答复说，“这不可能是卡特林们的关系，因为卡特林都是好人，正派的人，而且都是贵族，都是骑士。他们以其存在为社会增光，以其言谈让筵席愉悦，以其风雅使客厅欢娱。他们又以他们的原则熏陶少女，以他们的博学教导傻瓜；并且用他们的活力使守财奴的金钱得以流通，尽他们

的所能使人口得以增加，凭他们的行为使其祖先的光彩得以发扬。最后，他们到了哪里，哪里就没有悲伤、迷信或者狂热，因为他们都是仗义任侠，无所顾虑的。

“在一位真正的卡特林面前，无所谓罪孽，无所谓丑恶，无所谓过错；事实上，我的神甫，您已经看见引导这样的一个青年到任何集会上去的好处，他们（尤其是如果面貌长得漂亮）仪表大方，精神快乐，博学多才，而且从不瞻前顾后。对于佩德罗所设的骗局，胡安的一钱如命，安东尼奥的谎话连篇，以及我们生活中的任何事情，他毫不赞赏。

“一个正统的卡特林，胸中总是满怀着对其同类的爱，宽恕他们的一切，甚至依从他们的一切想法，为他们辩护。见抢劫者，则说他有急需；见卖弄风情者，则说因为人世凄凉；见谁都不信任的人，则说是由于他的天才；见醉汉，则说他很快乐；见挑衅者，则说他有勇气；甚至异端，他也支持，辩解说：意见之不同，正在日益受到人们的欢呼，也受到人们的轻视。就是这样，真正的卡特林，是依存于这个高贵的种族的，他既不对上天赐予他的清苦生活如此有兴趣，也不因为害怕从未见过的地狱而不去争取享福的日子。他总是遵循他伙伴们的教导，按照他理所应得或者力所能及，以满足其感情之所需；他不为教士们的那些说教所吓住，因为他极其当心不去听教士们的说教；他身边也不带那些令人不开心的书籍，因为他从来不看那些书籍。

“由于这个原因，无论到什么地方，卡特林总是一个可爱的人物，姑娘们钦慕他，青年们敬仰他，老人们害怕他，伪善者逃避他。

“请您想想，我的神甫，卡特林是多么有用，而您这位先生却对他们有着不好的看法。”

我的长篇大论完了。在我看来，这简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讲的道理是无可争辩的。那教士却摇着脑袋，仿佛在说：不行。他怒气冲冲地看了我一眼，拿起帽子，正要站起来，那条老狗却扯住他的胳膊，叫他坐下，对他说：

“老弟，许多日子以来，我就想找这样的一个机会，让您排除这种错误想法，就是：以为所有天天看见的快活小伙子都是卡特林。不，先生，并非所有的小伙子都是卡特林，也并非是卡特林全都是小伙子。就象穿上教士衣服并非就是教士一样。您知道，我是个老人，但并不是个荒唐可笑的老人。谁都可以根据他的爱好和身材穿衣服，却不能凭他的衣服说他是个可敬的人或者是个恶棍。

“小伙子们对于当天时髦的服装总是好奇之极，对它有很强的吸引力，然而他们并不因此就是卡特林。另外有一些叫做装门面或者穷讲究的人，身边没有一个小钱，这才是货真价实的卡特林。您要学会区别他们，既不要看重也不要轻视那些不相称的人。

“习惯和行为，是我们用以认识和区别人们的唯一尺度。我敢以一瓶酒打赌，这位先生是一个真正的卡特林，而且正是以此为荣。”

“这倒是真的，”我说，“我并不后悔我是如此高贵世代的后裔。”

“小朋友，”老人回答说，“真正的高尚在于德行，而外表的高贵则在于金钱。您有几千？”

“我？一个也没有。”

“噢！那么您是在笑话您自己的高尚了。您既没有德行予以保证，又没有比索予以伪装。不过，我们还可以来看看这种情况。

“老弟，您已经认识了一个真正的卡特林，您已经听到了他的博学，听到了他宣讲的他的行为准则。现在您该明白，以为所有穿着时髦的就是卡特林，这是个错误吧。然而不，我的朋友，您没有弄错。您听，卡特林是什么样子的。首先是他的生活规则，大致总是这样：

“卡特林在八点到九点的时候起床，从这个时候直到十二点，他是在咖啡馆里，等着能不能逢到一个伙伴，出钱给他吃早饭，午饭或者别的食物。从十二点到下午三点，他是在赌场里，想方设法，尽其所能，哪怕弄到一个比索也好。他如果逢巧弄到了手，晚祷的时候就又到咖啡馆里去。吃饱花光后从这里再到赌场，耍那老一套的花头。要是耍花头弄到了钱，那很好，要是弄不到，那就只好干他最最老实的事，就是睡大觉，准备过第二天。

“靠着这些手段，他最多只能过一天。然而卡特林的全部生活，还包括着想做得象样一些的东西，譬如跳舞的时候，溜须拍马的时候，开玩笑的时候，装糊涂的时候。他们利用这些本领敲诈这一个，蒙骗那一个，竭其全力行骗。于是那个可爱的巴里昂市场就给他们套上一身甲壳，让他们去向傻瓜炫耀，或者挂上一些布片，去让人们认为穿得象样的就是好人。然而，无论如何，卡特林是一种无法解释的矛盾，因为说他是骑士，可他没有荣誉；说他是富翁，可他没有收入；说他是穷

人，他不挨饿；说他有爱情，他没有爱人；说他有勇气，他没有敌人；说他有学问，他不读书；说他是基督教徒，可他没有信仰；然而他是个十足的无赖。”

我无法忍受对我们这类人如此侮辱性的解说，我就对这个厚颜无耻的老头子抛过去一顿臭骂，他回报我的也差不多。我真想拿把椅子砸他的脑袋，直到把椅子砸坏。但是被那个教士拦住了（仿佛以为我是那种迷信的人，会害怕神甫和教士们）。我一生气，就把老头子推了一交，把椅子扔到了神甫身上。神甫也发起怒来，抓起一根棍子，打破了我的脑袋。

我看到我高贵的热血竟然被这该死的手所抛洒，禁不住勃然大怒。我跳了起来，从身边一个人的腰间拔了他的军刀。然而在这时候，所有的人都反对我起来，说我胆大妄为，亵渎神圣；说我如果再不克制，就威胁我的生命。我看见自己被这么多傻瓜所包围，只得让步，不再出声，坐了下来，等着这场争吵怎么结束。

有人劝我向神甫请求宽恕，因为我毫无理由地当众侮辱了他。尽管我不同意，我还是很满意，一个卡特林骑士本来不应该低声下气地请求任何人的原谅的。

所有的人都是这样，我也就这样做。我继续过了一段这种难以忍受的苦难日子，十分羡慕其他比我过得好的伙伴和同类。

有的晚上，在我睡觉的时候，我感觉到心里有种响声，这种响声使我害怕。有时候，我仿佛看见了哈拉特拉科的可敬的神甫——我的叔父和终身的训导者，就在我这肮脏的床边，时而用同情的眼光看我，时而用吓唬的眼光看我，对我说：

“不中用的小伙子，什么时候你才从你那昏沉的罪孽中醒悟过来？没有德行就不高尚，没有良好品行就不受尊敬。

“你已经二十八岁，这些岁月都在你干的坏事情中浪费掉了。你的坏样和恶习，对你本人虽然无用，对你生活的社会却是有害的，它使你总是想一点不劳动、一点不做有益的事而获得奢侈舒适的生活。真是不幸啊！你难道不知道，人生在世，流血流汗地过活，就是为了赎罪？你难道不知道，就象耕地的牛一样，不应该把阐明真理精神的话挂在嘴巴上，因此圣保罗这样说：不干活的人没有饭吃？

“这是确实的，你，以及许多跟你一样懒惰而邪恶的人，不用劳动也能靠着别人吃饭，然而，为什么不冒险了呢？为什么不吃苦了呢？最后为什么停止了呢？你已经自己亲身经受过挨饿，挨冻，轻蔑，打击，监狱，疾病的滋味。要是你再不停止，你真是太悲惨了！你还有许多苦头要吃；你受的惩罚也不限于现在这个时候，因为你的生活既然倒楣，你的死亡也不会两样。你怕的就是这个；要是你不相信这些警告，这些良心的呼声，那么你就准备着到地狱里去领受你那寡廉鲜耻行径的奖赏吧。”

我被这样的景象所吓怕，第二天就把我的心事去跟我的一个朋友商量。此人十分有才，品行跟我也相仿。他听了我的话之后，不禁捧腹大笑，说了许多有益的忠告安慰我，这在下一章里诸位将要看到。

第 九 章

卡特林听取一位朋友的忠告，生活更加放荡，以及在特巴斯伯爵府遭到热水烫伤

“你要看到，卡特林，你是一个傻瓜，”我的好朋友对我说，“你是一个幻想家，我们这一行的一个新手，我们这支可敬队伍里的一个新兵。你瞧，你既不说你是属于卡特林的著名的种族，也不说你到过世界上的哪个地方！我确实有理由感到惊讶，看到一个青年竟然为一种疑虑所吓倒，而这个青年竟然上过大学，当过军人，是个赌棍，无赖；而这种疑虑应该是为我们这样显赫有力的心灵所不屑一顾的。

“你叔父那个老朽，追着你教训你，因此你还相信他死后也不放过你。你真是一个大傻瓜，竟然吓得就象孩子见了妖精。振作起来吧，朋友，听我说：抛开这种使你害怕的幻象。你要知道，死者不会说话，是你自己可怜的想象，受你自己的悲伤所骚扰，才形成了这种纸糊的怪物。

“你瞧，卡特林，我们的生活不过是一场儿戏。我们的生命短促而多烦恼，即使到了生命结束之后也不会有安逸和幸福。哪个死者也没有再回到人世间来，给我们带来灵魂不朽的证据。我们从虚无中来，回到虚无中去。我们的肉体要变

成灰，我们的灵魂消散在大气之中。我们的生活如浮云般地飘过，如水蒸气般地消失，为太阳的光芒所消融。我们的名字会在人们的记忆中抹去，谁也不会再记得我们的事迹。让我们尽情地享受我们力所能及的一切快乐吧！痛饮最精美的醇酒，呼吸最芳香的空气，在玫瑰盛开的时候把它摘下戴在头上。我们的寻欢作乐不放过任何可爱的东西；我们也要把我们寻欢作乐的痕迹遗留在所有的地方。我们压迫穷人，掠夺寡妇的钱财，蔑视老人的手杖，这就是我们的正义。我们不遵守奉献给上帝的节日，我们特别要消灭那种所谓正派的人，他们的面孔就叫我们受不了。”

“这都是好话，”我对他说，“你不看见，我们按照这种信条去做，结果却惹起所有人的厌恶？”

“你真傻，卡特林，你真笨！”他回答说，“的确，有人讨厌我们。然而是些什么人呢？四个这样的神经病伪君子在一起，还都说话战战兢兢；然而相反，我们所有的卡特林男女伙伴们都互相爱护，我们都是年轻的，有为的，快乐的，自由的人。

“很明显，你是真正卡特林之道的可怜学徒，因而什么事情都会使你发愁。要是你懂得把马基雅弗利① 的有名的诫律记熟了，而且照样实行，你还会这么说吗？那时候，你要么堵住耳朵，要么就会下决心去当一个了不起的政治家。我自从照这些诫律办事之后，我的日子过得挺美，朋友很多，而且到处受到欢迎。

“我认为你是极想知道这些诫律的；为了你的幸福和好

① 马基雅弗利(1469—1527)：意大利政治思想家及历史家，主张为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

处，你好好听着：

马基雅弗利十诫

第一诫，表面上对谁都好，尽管一个不爱。

第二诫，不要吝啬吹捧和称颂，见人就要加以赞扬。

第三诫，如若有个好职位，只为有权势者办事。

第四诫，跟着狼一起嗥叫，就是说：觉得怎么好，也就怎么干，不管犯罪不犯罪。

第五诫，听见有人为你撒谎，立刻点头称是。

第六诫，做了自己认为不值得一提的事，马上予以否认。

第七诫，骂你的坏话，要刻在石头上，说你的好话，要划在沙土上。

第八诫，骗人要骗到底，用不着再讲友谊。

第九诫，许诺多多益善，实行越少越好。

第十诫，处处关心自己，莫管他人闲事。

你觉得怎么样？这些格言使你震惊吗？”

“不怎么样，”我回答，“因为尽管说起来惊人，干起来却为难。我要尽力仔仔细细地遵守它；我发现几乎我们所有的伙伴都是逐字逐句照办的。可是现在我记起来，我在上学的时候，有天晚上到我老师的家里去，从他卧室里出来的时候，在他桌子上摊着的一本十六开本的书里，看到了拉丁文的这些同样的诫律，在末尾，不知是哪个神甫，写了句：‘Si vis ad infernum ingredi, serva haec mandata.’意思是：如果你

要进地狱，你就遵守这些诫律。因此，这并不叫我十分喜欢。”

“你总是坚持你自己的狂热信仰，”他回答我说，“真太傻了。你哪里看见过地狱，看见过魔鬼，可以让你这样惧怕地信以为真？按照这些诫律去做，听从我的劝告，你将会看到，你的命运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你想，如果你真是为了什么永劫，什么地狱而害怕，到最后魔鬼把你带走时，你能失去什么呢？难道你是第一个遭天谴的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早就该遭天谴，而且高高兴兴地接受了。要是魔鬼要带我们走，那么，就得象人们说的，骑着好马走，意思就是说：尽情地作乐，尽情地享受，过一辈子痛快的生活。能够鲜衣美食，奢华富贵，唱歌跳舞，让十来个美女簇拥着进入地狱，还有比这更使人心满意足的事吗？你怎么了，卡特林，听从我的忠告，象我一样，嘲笑一切吧。”

谁能不被如此充足的理由说服呢？从此以后，我对我的聪明的朋友大为感激，决定按照他的有益的忠告去做。根据我的需要，从那天开始，我严格地遵守这十诫，特别是第四诫，我随心干一切于我有利的事。就这样，不几天，我这个基督教徒就跟基督教派、加尔文教派、路德教派、阿里乌斯教派……等等这一类的信徒在一起；跟强盗，我就是好汉；跟醉汉，我就是酒鬼；跟赌徒，我就是赌棍；跟撒谎者，我就是骗子手；跟不道德的人，我就是不信神的人；跟所有的人，我就是专门模仿的猴子。

你们可以预料到，我的亲爱的卡特林们和伙伴们，我的这种行为，为我博得了许多朋友，靠着他们的花费，我过了一段好日子，也受到了严重的损害，因为有时候是这样又吃又喝，

还不花钱出去游逛过几次，有时候却挨打，蹲监狱，或者拚命逃跑，而我既无参与打架之罪，也没有理由直接要进监狱，这都是我朋友们的事。要知道，我对他们的癖好总是支持，不管是正当的还是不正当的。由于这个原因，他们的敌人把我当作他们的同伙加以打击，法官们把我当作他们的同谋予以惩办。

要是把我这辈子所有的经历都详详细细地写下来，无疑会分散你们的注意力，但是我只准备写一卷，因此不得不简略一些，仅仅讲最值得纪念的事情。现在我们就继续讲吧。

我的朋友和我的导师们给我的教训使我如此心明眼亮，以致我又高高兴兴地谈论起各种各样的题目来，即使惹我发怒也不管。有一天晚上，我跟一个朋友到特巴斯伯爵府上去(因为卡特林们出身高贵，到哪家府第都受到招待)，在那里，茶会之后就吃午饭。人们在谈论了各种题目之后，谈起了天主教信仰的真髓。

在场的都是狂热的信徒，而且没有一个象我这么热烈的。我们非常虔敬地谈论着教义、启示、传统等等，最后，在结束的时候谈到：这个世纪的特征，在于放任，其结果，使正当的风俗败坏，使确实无疑的真理变为谬误。

"谈到这个问题，"那位家庭神甫说，"有一种人叫卡特林，意思就是：年轻人，他们也许出身好，衣着讲究，然而懒惰，无知，不道德，自高自大，作恶多端。他们自己当无赖不算，还要所有的人都学他们的样。这些浪荡子用他们的下流话引诱单纯的、不经心的人，使他们变得同样的坏。"

我一听见提到了卡特林·德·法钦达一家人的名字，就注意起来，因为我有幸就是这个名字的继承者。我转向这位

可敬的人，对他说："神甫，请您沉住气，卡特林们都是高尚的人，基督教徒，骑士和博士。他们说的话他们自己知道得很清楚，许多狂热偏执的人却都毫无道理地归罪于他们。

"一个卡特林穿得讲究一些有什么不好？他们就是这个样子：不用跟平民那样干活，只跟自己人或者外头人赌钱，找到对象就谈情说爱，靠别人花费寻欢作乐，在咖啡馆、交际场、弹子房混日子，这有什么不好？难道有这么几个就不会变成千千万万，尽管他们未必见得都有成为卡特林的光荣。

"好吧，为什么你们非得把他们说成不信神，没信仰，难道就仅仅因为他们从来不忏悔，不尊敬教士，不尊重教堂，不俯伏领圣餐，不下跪望弥撒，在'福哉玛利亚'晚祷钟响的时候不脱帽，以及诸如此类鸡毛蒜皮的事？

"你嘴里叽哩咕噜地说的几句教训的话，无非是诽谤和妒忌。一个卡特林骑士最善于侍候一位小姐用饭，跟她跳一曲波莱罗或者华尔兹，陪她打一局阿尔布，玩一场特雷西略①，把自己梳妆打扮一番，不论谈起什么题目，总是趾高气扬的，此外，还要能干什么呢？还有许多别的，我就不说了，因为我称颂卡特林们，你们不相信。

"他的好处，在客厅里，在咖啡馆里，在酒店里，在弹子房里，在门廊里，在过道里，都已经让人了解得够多的了。既然他们比起其他许多人来是那么有教养，有能耐，为什么您非得把卡特林说得那么坏呢。"

"我没有什么可答复您这位小朋友的，"家庭神甫说。"您

---

① "阿尔布"和"特雷西略"均为牌戏。

毫不困难地招认了卡特林是什么样的人，他们从事什么职业，他们的准则是多么可敬，他们行事的结果多么值得公众的欣赏。”

“至于对我来说，”伯爵补充说，“我请您从此不要再踏进我的家门。您到我这里来的这唯一的一次拜访，使我感到遗憾；您已经对我们如此坦率地说明了您是个什么人。不，我不愿意我的餐桌有光荣招待这样的骑士，也不要这样的师傅来指导我，更不要这种有才能的天主教徒来教训我。因此，您既然已经把饭吃完，请您戴上帽子就滚，让我们太平吧。”

所有在场的人，听见伯爵说出这番话之后，为了拍他的马屁，或者诸如此类的理由，便开始虐待我，甚至仆人也是如此。他们几乎是推推搡搡地把我赶出了客厅。有一个可恶的跟班，差一点儿使我从楼梯上滚了下来，而且叫我受了这样的侮辱还不满足，也不考虑到我的贵族出身，等我一出大门就泼了一锅滚水在我的身上，把我弄得何等狼狈，那就不用提了。

我想再上楼去，要他们为这样的凌辱公平合理地向我赔礼道歉，但是我看到自己孤掌难鸣（因为我的朋友已经抛弃我，站到伯爵一边去了），而且他们所有的人都在生气，只得忍住。我谨慎地考虑了一下，只好水淋淋地走了，一边凭着骑士的信念立誓，有了机会，此仇非报不可。

我回到家后，跟平时一样，躺下就睡。第二天才脱下衣服，起来了才明白自己身在何处，发生了什么事情。当然，这一天就是七月二十五日。

我逢到一个朋友，他带我去过圣地亚哥的节日，还有一位

小姐作伴，她长得还可以。我们正在吃午饭，发生了下章将要讲的事情。

第 十 章

充满惊险的一章

就象老太婆们说的那样：愿上帝保佑我们避开恶时辰。我们正在跟那位漂亮姑娘一起吃午饭，突然来了一个汉子，手执闪亮的军刀，异常愤怒，用雷鸣般的声音对我们大喊："我要你们的好看，看刀……"他这样说，也就这样干，开始向我们三个劈来。他又是劈又是砍，简直使我们无法招架。那女人挨了第一刀就倒下了。我的伙伴拔出一把匕首自卫，可是我却手无寸铁，只得抓起一盘辣汁烤肉，摔到这个莽汉的脑袋上。这家伙更加暴跳如雷，给了我如此准确有力的一刀，使我不一忽儿就躺在地下，那就是说：死了；然而我不过是失去知觉，脑袋开花，象只石榴。

我苏醒过来时，已经身在医院，知道给我干了这件好事的人，原来就是我朋友带来的那条母狗的丈夫。现在我朋友进了监狱，女的进了收容所，我也以囚犯身份躺在医院，而那丈夫却逍遥法外。

在这里，只有上帝才知道那些外科医生、实习医生、护士在干什么。我可以发誓，他们完全是在虐待我，而不是治疗那个吃醋鬼给我砍成的伤口。要知道，他们还是出于善心才这样干的。

最后，他们对我说，我已经痊愈。尽管按照我自己的感觉，我并不能确定伤是否已好了。我希望没有好，因为出了医院就要进监狱。在那里，他们给我举出成千个证据，因为那个丈夫说，我可能就是那个姘头，或者说我知道他老婆的事情。

那个书记官要有钱才肯为我辩护，可我连一个小钱也没有，也没有一个朋友，因此，这个案子就拖了一个来月。然而解铃还须系铃人，这句话一点不假。在那丈夫的请求之下，审判继续进行，最后判决：那女人根据对方要求，进圣路加斯修道院关四年，我的朋友也就是她的朋友，罚做苦役，而我，则被赶到街上，受到警告，不许再插手与我无干的殴斗。

我幸而总算出了监狱，回到家里，或者说可以称之为家的一小块地方，更加贫困潦倒，简直连维持一个卡特林的起码外表或者卖相都不行了。

面临这种情况是倒楣的，这我无可否认。每天，我用鞋匠的深颜色涂抹我的靴子，然后用蛋白、柠檬或者葱头做的鞋油把它擦亮。我用刷子把我的旧外套小心翼翼地刷上几百遍。我把我的衬衫又洗又浆，用块马梅苹果树的木板压平。我有一条有洞眼或洞眼很多的裤子，然而不得不常用一根针仔细地再给它补一补。我有一条只剩一节的表链，还想用它来挂我的表。我有一块细布，好好地洗干净了，用来当手帕。我的一件背心，真是千疮百孔，用细致精巧的手工，才补得象象样样。我的一根手杖很平常，却被我充分使用过，看来就象中国来的一根上等藤条。我有一顶帽子，非常注意它的功用，经常脱下向所有的人致敬，但是在下雨天，我仍然让它高高在上，不让它对世界上最大的君主屈服，因而变得比新发迹的穷鬼

还要僵硬。末了，我有一双手套，的确是旧了，不过还套得上我的手。至于我的眼镜，我的梳子，衣刷，香膏，镜子，梳妆台，牙刷等等玩意儿，在我出狱之后，为了填饱肚子都已经卖掉，我一无所有了。

我的卡特林朋友们，现在我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我既没有衬衫，也没有多余的东西。而要出去吃白食，却又非穿得象样不可。怎么会是这样的呢？一件外套，一条裤子，还在我箱子里留着，这就是奢侈品了，我既不能当了它也不能卖了它。就这么一点儿……于是就看一个聪明人的本事了！我把它补了又缝，染了又洗，就连最机灵的旧货商也会把它算作新的。我的那双旧靴子，靠着烙铁和蛋白，擦得铮亮，sicut erant in principio①；帽子和背心也是这样。可是要找一件东西代替衬衫，却实在找不到。

第二天，我得吃饭，要吃饭就必需上街找朋友。所有的一切都准备好了，然而没有衬衫，使我灰心丧气。

在烦恼之中，我想起了从前我曾经有过的唯一的一件衬衫，我把它叫做单衫。它穿得那么破，只剩下领子和袖口花边连在一片布条上。然而这就恰恰符合了我的需要。我把它剪开，尽可能地拼在一起。整整一晚上，我就干着这一件和其他别的一些工作。

第二天，我正光着身子，在熨平我的袖口，那个房东忽然闯了进来。他进来了也觉得意外，因为我已经把门上的锁卖掉，没有别的东西闩门，只好用一根小棍，这东西太不中用，经

---

① 拉丁文：与开始时一样。

不起这个邪恶房东的一推。这个该死的东西走了进来，看见我半裸着身子，在席子上熨着我的这块布片，他就用房东的那种蛮横劲头向我要钱，说我欠着他五比索两里亚尔的房租。他的眼光在我的家具上转来转去，非向我收钱不可。我从衣箱里取出了我的家世证明书，对他说：对我这种阶级出身的骑士，他不应该用这样的态度来收钱。我还骂他流氓，下贱坯，厚脸皮。他听了发起火来，并对我说，我的证件尽管说得好听，但是抵不了钱；付钱是应当的，他不懂得那些花言巧语；因此，我要么给他钱，要么马上搬家；他可以让我穿上衣服，但是不许拿走一片布，因为他眼前看到的一切，还抵不了我欠他的钱。

“您是一个平民，”我对他说，“一个粗坯，一个小人，一个微不足道的家伙。我的家谱，我的家徽，我的出身证明书，我的祖先的功勋，您在这证件上都能看到，它们要比您本身，要比所有的面包房都有价值。”

“这一切都很好，”房东回答说，“您是个骑士，您很高贵，而且您有无数的证据证明您的显赫，然而出身证明也好，贵族血统也好，不能当面包吃，因此，您要么付房租，要么就搬家。”

我们就这样那样讲起道理来。我想拿起一把旧椅子砸碎他的脑袋，可是他也拿起了一把，于是我们互相幅度挺大地挥着椅子，直到女房东进来，把我们拦住。然而其结果，还是这个凶恶的房东达到了他的目的，把我从家里赶了出去，扣下了我的衣箱和我的玉米饼，不过他总算让我穿上了衣服，这对于象他这类的人来说，真是英雄壮举了，因为如果他想要别的，谅他也不敢。

我走了出来，有点羞惭，然而十分恼怒，而且悲伤，胳膊底下夹着我的证件，想去找一个朋友。我逢到一个放债的闲汉，他同情我，把我带到他的家里。

我在他那里待了几天。他有一个漂亮的妹妹，我喜欢她，爱上了她，她也愿意，我们做了朋友。那个闲汉知道了，侦察我们，抓住我们，给了我这样的一顿好打，使我不得不又上医院去。

法官们的判决对他有利，(象我这样的好人真是倒楣！)我从医院出来的时候，几乎赤身露体。

这一次我可不能这样见我的朋友了，我只能恳求女性的庇护。一个好老太婆把我带到她的家里，她照管五个姑娘。她的家只有一间披屋，靠着在门口做买卖过日子。我得在旁边看着，为了吃饭，还得默不作声，然而我也得去送鸭子、烧酒、咖啡以及我的主顾们要的东西。

这种下贱的勾当，对我这么一位骑士的荣誉来说是不适当的，因此，我决定改变生活。

我运用我的智慧，按照我学到的诫律，得出结论：我应该不惜一切代价寻求我的利益。

根据这些原则，晚上在所有的人都熟睡的时候，我把她们的衣服包成一包，来到街上。

第二天，她们还没有来得及出来寻找，我就把衣服都卖给了旧货摊，使我得到了我需要的东西，躲到一个离她们很远的城区。

我跟惯常一样，幸运的是，我到处都能碰得上卡特林们。我因而过了几天好日子，然而到末了，我又一无所有，连根上

吊的绳子也没有了。

我正处在这种悲惨的境地之中，逢到一个好心的朋友，他鼓励我，对我说，我干什么都不行，因为我不知道怎么维持一个人的生活。但是他看出来，我有演滑稽戏的天才，只要设法去谋一个这样的角色。我同意了他的意见。

我就产生了虚荣心，接受了他的忠告，到大剧院去，请求当个演员。人家给了我一个角色，叫我扮一个死人，或者死人中的一个。我想这大概是当演员的第一步，就高兴地接受了。

没有多久，我就和所有的女演员混得很熟，而且不仅是她们，只要是女的都熟。我的机灵就是要取得她们的信任，而且只要这些太太们允许，我就当她们的第一名情夫。可是她们的一番殷勤和情意确实使我负担太重，五个月之后，她们就把我送进了圣安德烈斯医院……我的上帝啊！我竟然总是这样命乖运蹇，不是进监狱，就是进医院！

我在圣安德烈斯吃的是什么苦啊？我讲过，我曾在那里面待过，我几乎没有恢复到原来的状态。亏得运道好，我还一半象个人样出了医院。可是我骨瘦如柴，脸无血色，肩膀上只披着一条床毯。

在这种情况下，我逢到了一个在我家里当过仆役的人。他看了我一眼，认了出来，对我说："哎呀，我的少爷！您的境况怎么如此不幸！"

"我刚从医院里出来，"我回答他说，"你看见我还能站着，已是不幸中之大幸。"

"我为您的悲惨境况难过，您的运道太坏了！"

“显而易见，我的运气是不好的。”

“要是您愿意当一名看门人，我知道特巴斯伯爵府正在找那么一个人；给八个比索，还管饭。”

“还不如说八百呢！我这个人不是生来当看门人，更不用说侍候特巴斯伯爵了，他是我的冤家对头，我在他那里被泼了一身滚水。”

“那么，少爷，”这家伙接着又说，“您能不能委屈一下进一家烟草铺？也许您每天能赚到五个里亚尔。”

“住嘴，笨蛋！一位象我这样的骑士难道会成为卖雪茄烟的人？”

“那么您就勉强当个文书吧。”

“也不行。我写得一手好字，不过我生来是让硕士们当文书侍候我的。”

“那么，进一家杂货铺？”

“让煤炭黄油弄脏我的脸？”

“那么……”

“别再那么那么了。难道你忘了，我是堂卡特林·德·拉·法钦达先生，四代相传的最最高贵，最最著名，最最显赫的人物？你怎么会要一个象我这样出身的人在这辈子不去侍候皇上本人而去侍候一个随便什么人？得啦，得啦，别再用你这种粗俗的想法来增加我的痛苦了。”

这仆人不耐烦了，便对我说：“那么，堂卡特林先生，您就留下您的高贵，您的显赫，同时也留下您的饥饿，您的床毯吧。”

他说完这些话就走了，我只得继续无目的地游荡。

这时已是下午三点，我连一点东西都没有尝过，甚至连尝一尝的希望也没有，而且也不知道今晚到哪里去过夜。我身上只有半件衬衫，一条裤子，一双靴子，一顶帽子和一条床毯，都是又脏，又旧，又破。同时我也保留着我的高贵家世的证明文件，这是我那天夹在胳膊底下，带进医院去的。

我饿得要死，决定拿这件宝物去抵押一些随便什么吃的东西，尽管我内心非常痛苦。我走进一家杂货铺，把我的大胆想法对老板说了。老板看了看证件，用充满尊敬的眼光看了看我的脸，待了一会儿之后，几乎是含着眼泪对我说："这是可能的吗，卡特林，你竟然是我的教子，是我亲爱的把兄弟的儿子？瞧，要是我不看见你，手里没有你这受洗的证据，我会以为你是想骗我呢。"

他问了我上千个问题，我也对他讲了上千句谎话，讲我不幸的由来，于是他拿出一件他的衣服，还有二十个比索，给了我，我十分高兴地向他告辞。

靠着这笔救济，我缓和了我的饥肠，弄到了我缺少的东西，例如手杖，表链，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物件。到了晚上，我就住到老女房东的家里。因为我还有十二或十四个比索，她很好地款待了我。第二天，我租了间房子，搬过我的被褥和衣箱，又一次出去寻求同伴，跟朋友们一起逛咖啡馆了。

既然运道来了，我怕再遭到上一次那样的不幸，准备事先应付未来的打击。因此，我把我的心事与另一个境况比我更坏的朋友商量。他这个人干什么事都有才能，有勇气，有办法。他鼓励我去干下面诸位将要读到的事。

第十一章

卡特林接受错误劝告，到了哈瓦那的莫罗堡

谁有能力拒绝利用我们的好朋友对我们提出的有益劝告呢？简言直说吧，这位好朋友说服我陪着他一起去抢一个老商人，据说他晚上单独一个人睡，身边有五千比索。

我是熟记着那些宝贵的诫律的，知道一个人有了需要就可以不服从普通法律的约束，于是接受了他的劝告。我们日夜进行了布置。我们晚上八点来到那家铺子，走了进去，准备使那老板吓一跳。为了想很好地利用这个机会，我们把门锁上。可是我们却把自己关进了笼子。因为老板发一声喊，屋里就跳出四个武装的小伙子，拿手枪对着我们的胸脯，把我们抓起来送进监狱。我们无法否认我们的企图，仅仅为了这个，人家就罚我们到哈瓦那的莫罗堡流放两年。我们尽管不愿意，也不得不去。

到了那个城市，我们还算有幸，因为我们是被罚建筑那个棱堡和主楼的，都当了瓦工。我们合作得挺好，尽量保持着有礼貌的清洁，同时也做象这样的其他有用的事。

那个时候，我们忍饥挨饿，衣不蔽体，劳累不堪，真是够受。然而最难以忍受的是那个可诅咒的委员对待我们很严

厉，很粗野，甚至很残酷。我们就在他的看管之下干活。你们要知道，他是个混血儿，低贱而且恶劣，不习惯于对待象我这样阶级的骑士，因此，只要他一时高兴，或者看我们稍不入眼，就用鞭子抽我们的背脊，这叫我十分生气。我可以肯定地对你们说，要不是我无法自卫，并且用锁链跟我最亲爱的伙伴成双地拴在一起，我早就要让这个下贱坯瞧瞧，应该怎样对待我这样地位的骑士了。

尽管如此，我给总督写了一封信，申诉这个加勒比人对我的虐待，声明我著名的出身，并且上缴了我的证明文件。可是命运总是以屈辱显要、迫害无辜为乐，因此，那位总督先生不仅不给我主持正义，反而以这样的手谕惹我生气：

"身份之高贵不在于证明文件而在于品性德行。尔当勉力从事劳役，因为盗贼既非高尚，更不配受到较好待遇。"

你们觉得怎么样，亲爱的伙伴们？这难道不是总督的不公正吗？是的，当然是的。我心里大为恼怒，不禁把什么高贵不高贵狠狠咒骂一顿，就把证件撕破，咬碎，一片一片地吐到海里，因为它对我一点用处也没有了。

两年总算熬过，我获得了自由，并且回到我的祖国墨西哥。既然我的出身证明书已经撕掉，我就屏弃一切带有贵族气味的东西，决心寻求不顾廉耻的生活，尽情享受。

我从卡特林的显赫家族里堕落下来，混迹于流氓无赖的行列。我有一件外套或者外衣在身，就与这一类打扮的流氓无赖为伍。如果没有的话，我也会披上床毯，摆出足够的架子，跟同样披着毯子的人作伴。我的思想、言语、行动，总是跟那些与我相依为命的人互相一致的。

我在流放期间所得到的好处，主要有三，即：失去了一切羞耻之心，拚命喝酒，不管什么事就争吵一通。靠着这些好处，我马马虎虎地过着日子；我的朋友们都跟我一样；我的衣着和食物，我晚上栖身的房子，我的茶会，咖啡馆，弹子房，酒店，酒栈，酒窖等等，全是人家供给的。

无论如何，不管是好是坏，我总算有吃有喝，在大街上闲逛，什么活都不用干。因为我在哈瓦那的两年，使我对干活厌烦透了，因而发誓或者赌咒这辈子再也不干什么活了。当然，我的誓言是以那种与我这样正经、怕事的良心相适应的谨慎小心予以实现的。

在跟踪着象我这样的正人君子的困苦中，我只有偶然几次看到了幸运的笑脸。在那种当口，要是我运用我的某些合理的技巧的话，我就穿得象样一些，与我原来的朋友为伍。这是和山羊倾向于山岭一样，我也是，不知什么原因，倾向于卡特林们，尽管我已经忘掉了我的高贵出身。

然而，你们不要以为幸运对我微笑仅仅是它的宽宏大量或者反复无常，实际上却是由于我的积极而诚实的勤奋努力。我这就要讲给你们听。

有一次，我穿着卡特林的一身打扮，其实身无分文，上了街，逢到巴里昂市场有一个妇女，出售一串珠子，要价八十比索。我还价六十八比索。那女人同意了这个价钱。我把她带到一家修道院，对她说，我进去找我的叔父教区主教，是他委托我为我的妹妹，也就是他的侄女办这件事的。这个好女人看着我的一身衣服，一根手杖，就相信了我，把那串珠子给了我，跟我一起到了修道院，等在门口拿钱，而我，就跟小说里

写的那样，从一条胡同里进去，打另一条胡同里出来，也就是说，从大门进去，打边门出来。那个傻女人还在那里等着呢。下午，我就把这串珠子以三十比索卖给了一个当兵的亲戚。他一看价钱便宜，既不要证明，也不加盘诘，就买了下来。我只警告他不要在墨西哥出售。这就是我的发明创造。难道这还不足以证明我有足够的天才，非凡的行动，杰出的本领吗？这是卡特林们和无赖们都会答复的。

在我这种好运道的周转中，有一次我正坐在一家咖啡馆里，进来了可怜的特拉维亚，我的老朋友，老袍泽，又是同屋子住过的人。关于他，我在第三章里已经对你们诸位讲过。可是这倒楣的人进来时是什么模样啊：一身退休上尉的旧军服，支着两根拐棍，因为他成了个无可救药的瘸子。

“卡特林，好朋友，”他对我说，“你在这里？”

“是的，老伙伴，我在这里。”我回答他，“逢到你，真是什么样的奇迹啊！不过，你怎么了？你是在打仗的时候失去了你行动的能力吗？真可怜！准是这么回事。坐下吧，要吃什么，尽管说。”

他要了些最好吃的东西，对我说：“唉，老弟！是维纳斯待我不好，不是玛斯[①]。墨丘利[②]已经五次拜访了我骨头的骨髓，叫我痛苦得了不得。我已经发誓，再也不去挑逗这个敌人了。但是我一看见它，我就把誓言忘得一干二净。我向它进攻，结果总是失败。在有一次这样的战斗中，它把我抓住。我

---

① 维纳斯：爱和美的女神；玛斯：战神。

② 墨丘利：商业之神。另一义为水银；水银当时用作治疗梅毒的药。

已经很虚弱而且受了重伤，它还把我逼到最悲惨的境地。它俘虏了我，迫使我去当刺牛士这种最下贱的差使，叫我去刺两头野牛。我的能耐已经无法制服它们的野性，它们要比我有能耐得多。我摔了几次，有一次终于落到了如你现在所见的最糟糕的下场。”

接着，他就对我讲起了他所有的奇遇，不仅指明他的同伙是谁，还有她们的姓名，特点，她们居住的街道和房子，那么准确，那么详尽，使我们都笑了起来，赞赏他的记忆和风趣。我把他的瘸腿大大地嘲笑了一番。

谁会对我说，出不了几天，我会落到更倒楣的境地呢？事实就是如此，在下一章就会看到。

第十二章

叙述卡特林如何失去一条腿，以及他怎样落到求乞的悲惨境地

这一次，特拉维亚靠着我的花费又吃又喝，就象我总是靠着别人的花费吃喝一样；不管怎么说，他毕竟是属于卡特林的名门世家的啊。

他告辞走了。不一会儿，我们也都各自回到我们的家或者去别人的家。

我有时候当无赖，有时候做卡特林，过了那么一段日子。有一次，逢到一件风流韵事，不过我不写出来，以免污渎了读者诸君的清净耳朵，我只说我跟我情人的丈夫争吵。这家伙还算有运气，我的左腿被他猛地刺着一刀，差一点儿没有把腿砍断。

我的叫喊声招来了许多的人……墨西哥人竟然这样冷酷无情！……难道全世界都是这样？许多人围了拢来看热闹，瞧着我们打架，没有一个企图来解劝。我的敌人刺伤了我，把自己的老婆拖来拖去地虐待，没有一个人阻止他。他把她拖到了不知什么地方去，也没有人追赶。我一个人留在那里淌血，人们瞧着我，嘴里说：可怜的人！可是谁也不去叫忏悔神甫或者

叫医生，也没有人给我包扎止血。

因为围了一大堆没有感觉的傻瓜，有一个军官走了过来，他是个好人（在许多坏人和傻瓜中间是很难不逢到几个善良而精明的人的），他叫来一队巡逻，把我送到法官那里，法官决定，把我送进医院。他们取了我的供词，我想到什么就说什么，最后的结论是，我得截掉一条腿，因为它很快地在生坏疽。

他们真的把它截掉了，我在手术中几乎死去。过了几天，他们把我赶到街上。这很容易做到，因为我怕到监狱里去清算这笔帐。

我不能够象仙鹤那样一只脚站着，我必需学会使用一副拐杖，这倒没有花费我好多工夫。

带着这副拐杖，穿着一身千疮百孔的衣服，就象我说的，来到街上。可是我到哪里去，去干什么呢？我只好到上帝的街道上乞求施舍。因为靠着一只脚，我不打算再有所作为，也不能象四肢完整的时候那样轻快走路。

尽管我已经把一切羞耻之心留在哈瓦那，而且对这个世界也满不在乎，我还是不得不承认，开始当乞丐是很困难的；但是我非求乞不可，否则就得饿死。

我干这项新的工作，开头几天感到非常吃力，因为我没有这种过于作践自己，缠住别人不放的作风，也不会耐着性子挨骂。但后来我也逐渐习惯了，不到两个月，我就成了一个贪求和懒惰的大师。

我一尝到这种命运的甜头就懂得了它的无穷的、而且我从来也没有很好地考虑过的好处，于是我就以全副身心热爱它，用我的话来说，就是：乞丐必需是 ex hoc nunc est

usque in saeculum①。

按照这个目标，我就致力于学会交往，认识家庭和善心的人，了解每一天供奉的圣徒，改变我的嗓门，让我的说话引起人家的怜悯，以及其他种种这样的必不可少的办法。我运用得如此完美，引人注意，凡是听我说的人没有不怜惜我的。“可怜的瘸子，”有人说，“而且那么年轻！”每天我得到的钱不下于十个或者十二个里亚尔，除掉了吃的，还有剩余，因此，要挥霍掉它，于心不安，我就找了一个可怜的女人，跟她分享我的幸福和运气。

实际上，我找到了一个姑娘，名叫玛塞拉，她长得相当妩媚动人，我勉强地维持着她的衣着。她勤勤恳恳地照顾着我，那么大方，那么经济，以致过了四个月，就穿得整整齐齐，并且把我也打扮了起来。所以每到晚上，结束了我的乞求施舍的工作之后，我回到家里，穿上卡特林的衣服，安上假腿，跟玛塞拉一起出去吃晚饭。到什么地方去，我知道，只要那里没有人会认出我来。

我自己对自己深为赞赏，因为我发现，我当不了大学生，当不了军人，当不了赌棍，当不了卡特林，当不了无赖，可当了个乞丐，我是想说：我养着一个好姑娘，连同她的女仆，住在三间一套的房子里，她跟我一样温文尔雅，既不用干什么活，也不用去诈骗，只靠着那些虔诚信徒们满腔恻隐之心的花费在过日子。啊，神圣的慈善！啊，幸福的施舍！啊，轻松而实惠的行业！要是人们知道你的好处，会有多少人干你这个行业！

① 拉丁文，意即：年年经常如此。

有多少人会放弃他们的作坊！有多少人会不冒这个险，甚至拿出一个金比索，让人挖出他们的眼睛，割断他们的手脚，使他们浑身长满脓疮，仅仅为了参加我们这个任意挥霍而且供应充分的一伙？

我干着这个行业，过着快活日子，我向你们保证，朋友们，我不羡慕更好的命运。因为我认为，最有好处的是干点儿工作赚钱，而我这一行却是不用干活就能有钱，这是我从孩提时起就经常渴望达到的目的。

我体验到了我这行业的好处之后，就不再惊讶，竟然会有那么多体面的男女，那么多四肢健全的人，那么多小伙子甚至一些漂亮的姑娘，从事这种值得赞扬的求乞。

我也并不惊讶，竟然会有那么多虚伪的宣讲道德的人反对他们。这也并不奇怪，美德总是受到迫害，幸运总是有人妒忌。让他们去吧！残忍而又居心不良的文人；让他们去吧！把他们叫做可怜的乞丐，他们是社会上允许存在的吸血的水蛭。不要费尽口舌去说服人们，说向以上帝名义的乞求给予施舍，是不明智的恻隐之心。不管是谁，都用不着查究他是不是一个好吃懒做的人，或者是不是一个有正当需要的穷人。不要再铁石心肠了，可以肯定，真正游手好闲的人，要比靠着乞讨坚持他们恶习的人多得多，要比不得不采用这种手段勉强过活的不幸的残废者多得多。我们已经知道，你们所有的那些刻薄的批评，无非是出于你们的恶意和极端的嫉妒。可是，你们这些傻瓜，难道你们不会象我们这样，以同样的代价而又不抛弃恻隐之心，得到你们的好处？一副拐棍，一只草鞋，能花费得了你们多少钱？装个瞎子，独臂，疯瘫的人，又需要多少本

事？一个用腐蚀剂在自己身上做出了十来个脓疮的人，难道真有那么大的痛苦？为了学会上千篇论文而到某所大学天天去上课，尽管那里面满是胡说八道，值得不值得？最后，要加入我们这个肮脏的、讨人厌的，然而救我们命的行业，难道有什么考试要通过，有什么督察要行贿吗？笨蛋们，你们怎么办？来吧，来吧，投奔到我们怀抱里来吧！抛弃你们的笔，嘴里塞个东西，穿上肮脏的破衣服，象我们一样，你们也就能同样得到安逸和好处了。

我就是这样对我的敌人说话的。如果我有十个或者十二个孩子的话，我一定教会他们这个轻而易举的行当，把他们分派到各个城市，向他们发誓，开始只要这样省吃俭用，很快就会赚到大本钱。

我的运气使我心醉，就象人家说的，我找到了一个金球。我十分幸福地跟玛塞拉一起生活。她除了人材出众之外，还非常爱我，决不让一点点事情叫我不高兴。一切都是为了我的富足，我的满意，我的高兴。这是真的，有时候难免会有令人厌烦的家庭的和街头的纠纷，这都是因为我与烧酒结了不解之缘，缺乏谨慎而引起来的。可是玛塞拉懂得怎样顺利地排除。她只要一看见我暴怒不堪，就把我一把推倒床上，夺去我的拐棍，让我在那里躺着，象只鹦鹉那样地教训我起来。我既不能从床上起来，又不能伤着她，就这样消除了我的火气。于是她对我说几句亲热的话，我们又跟往常那样要好了。

至于街头的纠纷就不一样了。那是我的伙伴们的嫉妒惹起来的。他们都跟我一样，是缺衣少食的穷人，以为人家都想夺去他们嘴巴里的面包。他们在互相的谈论中，甚至当着我

的面，不停地侮辱我："这个可恶的瘸子多么浪荡，多么狡猾！为什么他不到酒店里去，好好地喝一杯；他那么白白胖胖，那么浑身干净，没有一点疮疤，用不着装得比我们还要气息奄奄，靠着他那张臭嘴，来抢我们到手的东西？"

这些穷苦的人就是这么说的，可是我只当没听见，继续粗声大嗓地乞讨，收取我的残羹剩饭，然而，他们的妒忌，还是使我很烦恼。

有一年多一点，我享受着我刚才所说的甜蜜的幸福，但是，在这个世界上，一切都有个尽头，所以，我的运气也到了尽头，这个，诸位将在下一章看到。

第十三章

叙述卡特林幸福生活的结局及其原因

谁会相信送礼和谄媚常常能够致人于死命呢？这似乎很奇怪，然而却是一个屡试不爽的永恒的真理，特别是对于富人。

我对待自己的生活，除了白天的打扮之外，就象一个最阔绰最娇贵的人所能够办到的一样。一般我是早晨九点到十点钟的时候起床，这种习惯毁了我的健康。我不懂得萨勒尼塔学派①这样的一句格言：Septem horas dormire sat est juvenique senique. 就是说：对于青年、老年，七小时的睡眠就已经足够了。

我不知道这句话，也不知道所罗门在他的格言集中对懒汉说的那句话。

另外一方面，我的餐桌对于三个人来说，也是足够丰盛的，当然对于我，尤为精美，因为玛塞拉是一个有钱贵族的厨娘的女儿，她学会了全副阿谀舌头、刺激食欲、危害肠胃的看家本领。凭着这副本领，她给我每天做上千种不同的可口的

① 意大利萨勒诺城的一个哲学学派。

东西，这种饮食的结果，对我也是有害的。

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口腹之欲对人的伤害，更甚于利剑。据一位法国作家说：亚历山大大帝打了上千次胜仗，结果却被口腹之欲和寻欢作乐所征服，在三十二岁的盛年去世。因此，有节制的饮食能延长生命，放纵食欲就缩短生命。因此，古代的名医盖仑①，当时是有名的学者，曾经说过："我一看见满桌子摆上成千种精美菜肴，我就好象看见了腹痛、水肿、里急后重、昏厥、水泻，以及各种各样的疾病。"

我不知道古代的圣贤还说过这样的话："放纵口腹之欲致许多人于死命，而有节制的人则会长命百岁。"

英国的哲人约翰·奥文，对这个问题曾经用拉丁文写过一首短诗，译成卡斯蒂利亚语，就是这样的：

既非医生，
也非药石，
能奏回天之功；
欲求长生不老，
唯对饮食，
严加节制。

日内瓦的那位哲学家卢梭说："节欲与劳动，是人类的两个真正的医生；劳动刺激他的食欲，节欲防止他戕害自己。"

一个医生请教蒲尔达洛乌②，问他遵循的是什么样的生

① 盖仑(约130—200)：古罗马医师和自然科学家。
② 蒲尔达洛乌(1632—1704)：法国耶稣会教士，神学家。

活规律。这一位圣贤回答他说：什么也没有，除了每天只吃一顿饭。“请您，”医生听了对他说，“请您千万别把您的秘密公之于众，否则您就要使我们失业，因为我们会没有病人可治了。”

圣卡洛斯·博罗梅奥① 病已垂危，看见医生们为了确诊他得的什么病而发生争论，就把他们统统赶走，节制自己的饮食，屏弃一切的珍馐，过着简朴而有规律的生活，很快就恢复了健康，而且一直保持着旺盛的精力，十分勤勉地从事他主教区的工作。

《圣经外书》的作者说：“如果你在一张丰盛的饭桌前面坐下，就切勿被你嘴巴的欲望所支配，千万不要。”在另一个地方，他又说：“最后一个从饭桌旁边站起来的人，颂扬创造了你并大量赐福给你的上帝吧。”

这一些话，以及其他的一些事情，我都一无所知。注意到这些事情，会使人有效地以旺盛的精力保持健康。我新交的一个朋友，也是我认为是我唯一的朋友，把这些规则教导给我，但是太迟了，因为我的力量已经耗尽，我的健康已经衰退，我的精神已经消竭。

在我的屠夫中间，最厉害的无疑是酗酒。我自己当心，在白天决不喝醉，以免在喜爱我的施主之中失去信任，但是到了晚上，我喝酒就没完没了了。

这种放纵，不仅损害了我的健康，而且经常使我沉溺于嘲骂、撒野和吵架之中。

我知道我这种恶习的原因，但是我缺乏必要的毅力来排

① 圣卡洛斯·博罗梅奥(1538—1584)：意大利著名教士，曾任米兰大主教。

除它。

有一天晚上(那时我还不是那么无可救药)，我和我的夜友们在一家酒店里喝酒,我喝得比谁都多。在座的有一个人，我不知道是由于什么原因,竟激起了他的恻隐之心,他十分宽容地把谈话又引向饮酒过度的危害。啊,我们逢到了一个多么好的说教者！他说:“……先生们，没有办法可想了。上帝为人类创造了一切。我不能否认,喝一杯葡萄酒或者烧酒,可以使我们恢复力气,增进食欲,鼓起精神，把快乐传播到我们周身的血液,把包围着我们的忧虑和痛苦一扫而光,让我们做一个安宁而有益的好梦。

“对我来说,我是很喜欢弄口酒喝喝的，尤其是跟朋友们在一起的时候。我并非是为此而顾虑重重。我记得,据《圣经外书》中记载,上帝说过:‘酒从一开始创造出来，就是给人以快乐,而不是让人喝醉。少量饮酒，使精神、心境愉快；节制饮酒,使身心健康。因此,饮酒过量,就使精神痛苦，惹起争吵，气馁,以及发生许许多多坏事。’

“喝醉酒除了对健康,对心灵的损害之外，还要搅乱人的理智。只要一看他粗暴笨拙的举止,含糊不清的言谈,驴唇不对马嘴的议论,就足以使他成为一个被人取笑的对象。

“喝酒的人并不是必需失去说话以及活动的能力。在他完全喝醉的情况下，他是既不能发怒也不能发笑的。但是在这种时候,如同你们所说的,半醒半醉的时候,他才使人发笑，甚至大小便失禁。据历史记载,就连著名的人物,在饮酒过量失去常态时,也会十分可笑而且荒唐的。

“有一个故事,听到的人没有一个不哈哈大笑的。它说的

是著名诗人夏佩尔①，有一天晚上跟一位法国元帅一起饮酒交谈，决心和对方同去殉教，对他说：我们两人都到土耳其去，到那里去传布基督教。夏佩尔说：‘那时候，人家把我们抓住，送到一位什么帕夏面前。我坚决不屈服，你也坚决不屈服，元帅先生，于是他们把我处以刺棍之刑②，然后轮到你，我们就在天堂相见了。’元帅听了勃然大怒，因为诗人竟然想抢在他的前面。于是两人就为此而投入了一场战役，互相发动攻击，把椅子、桌子、瓶瓶罐罐都打得满地乱滚。在场劝架的人，听说了他们打架的缘由，哪个不笑？

“勃朗夏先生很细心地为我们保存了这样一段逸事，这一次这位神甫正在著名的莫里哀家里受到从未有过的盛情款待：且说这个夏佩尔正和他的一伙同伴饮酒，忽然对人生的苦恼感到厌烦，就说服他们，与其忍气吞声过活，还不如自杀，这才是伟大的英雄气概。那些伙伴被这位诗人的一番议论所折服，决定投河自尽，那条河恰好就在莫里哀住的房子附近。于是他们就去了，跳进了水里。房子里的一些仆人，以及当地别的一些人，把他们救了起来。他们大为生气，为了这样的侮辱而要把这些人杀死。

“这些可怜的仆人逃进了莫里哀的家里。莫里哀知道了他们打架的原因，就对他们说：既然我是你们的朋友，为什么你们要剥夺我参与你们计划的光荣？于是那些人都以道理说动

① 夏佩尔(Chapelle)，即法国诗人吕利埃(Claudio Manuel Lhuillier，1626—1686)，因生于夏佩尔，故名；与布瓦洛、拉辛、拉封丹、莫里哀为友。

② 以尖头木棍刺入人体致死的酷刑。

他，邀请他到河边去，跟他们一起投河。‘慢来，慢来！’莫里哀回答说，‘这可是一件大事，要让我考虑成熟。我们明天再说，因为如果我们晚上投河，人家会说我们是发了疯，或者喝醉了酒。最好是我们在白天干，当着众人的面，这样，更显得出我们大无畏的气概。’这伙朋友被他说服，就都去睡觉。到了第二天，酒意化为乌有，就又都想保全自己的生命了。”

就连这样的故事，我也认为是说教。但是他一面在讲，我一面在喝酒，扑在桌子上就睡着了。酒店老板好心，让我在一条长凳上躺下。

凌晨四点，我恢复过来，或者说醒了过来，看见自己身穿短上衣或者短外套，大吃一惊，赶忙起来，洗了手，擦了脸，喝了咖啡，回到家里，满心懊恼地换上一身破烂盛装，象往日一样地去寻找生活。

这种情况我不能维持多久，因为我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得的浮肿病已经很严重，又引起了其他种种毛病，这些情况，诸位将要在这篇合法而真实的历史的第十四章中看到。

第十四章

卡特林得病的原因，得的什么病，以及不得不借他人之手写完我们著名的堂卡特林一生的结局

亲爱的朋友们，我在写这最后一章的时候，我想我大概是到了我生命的尽头。我已经感到很痛苦，肚子鼓了起来，两条腿……我该说一条腿，肿得比我想的还要厉害。由于这些原因，这一章与我这绝妙历史中的哪一章相比，也较少条理，不够渊博，並不精彩，这是合情合理的。因为我知道，canturbatus animus non est aptus ad exequendum munus suum，意思是：心灵受到折磨，并不是有意为了摆脱它的功能。这是西塞罗对安东尼奥·德·内布里哈①讲的话。在他的作品里面，我只读到过这一句。赞美吧，赞美吧，朋友们，尽管我的博学和谦逊到了坟墓的边缘。没有一个作家在这摇篮②的旁边能够这样做到。可是，我们不谈这些先入之见吧，我们还是继续写这部作品，把该写的都写出来吧。

一种水肿病，或者全身浮肿病，占有了我这宝贵的身体。我只得不出家门，躺到床上。玛塞拉叫来医生，他和药剂师两

① 西塞罗与内布里哈相差十五个世纪，这里是胡诌。
② 指坟墓。

人拿走了我所花的一半的钱，最后宣布我已经无药可救。我亲爱的玛塞拉听见了这样不吉祥的诊断，一时心急，当夜就搬走，带着剩下的所有一切上了路，不过还是把我委托给女房东照顾，这已经不算是小小的恩惠。这位女房东在这倒楣的同一天给我在医院里弄到了一个床位，把我送了进去。你们瞧我，身无分文，两手空空，患着重病，被我最亲爱的人遗弃，凄凄凉凉地任凭这家慈善医院的医生和医助的摆布。我看见自己落到了那里，心里想，按照我的所有，按照玛塞拉对我的爱情，真是不该如此。

然而，唉，忘恩负义的女人，虚情假意，自私自利的女人！谁相信了你们的甜言蜜语，相信了你们的山盟海誓，谁就活该倒楣。你们在有利可图，有福可享的时候，你们爱男人，拍男人的马屁；可是一旦看见他陷入困境，就抛弃他，让他进监狱或者躺病床，忘掉了为你们所作的牺牲，给你们的一片温情，离他而去，把他永远抛诸脑后。

睁开眼睛来，卡特林们，我的好同胞，好伙伴，睁开眼睛来，不要相信这些迷惑人的女妖精，她们假装爱你，实际上是奴役你。这些母狗，摇着尾巴，欢蹦乱跳，她们正是在敲你的骨，吸你的髓呢。

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玛塞拉，有许许多多恶人恶事，有许许多多自私自利的人。那些吹捧美丽女性的人说，体贴入微的、忠诚的、毫不自私自利的女人是有的。那么就让他们在历史上指两个给我看看。我说，事实是这样：有是有的，然而我没有这个福气，一个都不认识，我只认识玛塞拉，一个忘恩负义的女人，她一看见我生命已经无望，就席卷而去，把我弄得衣

食都无着落，而且竟把我留给一个老太婆照顾，作为她伟大爱情的表示。

然而，到最后，愿上帝报答这个老太婆，亏得她的慈悲，我现在还活着，还有个地方写下这几行。

浮肿，腹水，脓液，还有我也不知道的什么东西，一天一天地叫我肥胖，而我却实在不愿意象这样地发福……

我得一点一点地写，写得杂乱无章，你们只得也这样地看了。

医生对我说，我就要死了，叫我做好准备。

多么可怕的通知！

神甫来给我忏悔，我呢，为了表面上赎罪，给他讲了四桩奇遇，十四个缺点。

他给我解了罪，还赦免了我的一切其他罪过。

他给我带来了临终圣餐，做了个十分奇怪的仪式，因为，要是我领过两次圣餐的话，那么对我这辈子来说，就算是太多了。

医助堂坎迪多①与我交了朋友，非常喜欢我，也经常劝说我。他不止一次地当了我的记录。我信任他，委托他完成我的这本历史。他自己向我提出了这一点；他是个热心的人，会实现自己的话，尽管他并不作出这种表示，然而他是一个好人。

毫无疑问，我的情况很坏。因为人们在我脚前放了一个基督像，我不知道这些事情意味着什么，我的精神还十分坚

① 意即：坦率。

定。

医助赞赏我的才能，同情我的处境，给我以忠告。

他叫我厌烦，要我反对我的信仰，要我悔恨我过去的生活，好象我过得并不十分好，要我为我的诽谤请求宽恕，好象我这类骑士这样低声下气没有什么不好看，要我原谅那些损害我的人，让坏人依然故我。对个人受到的损害进行报复，是一个荣誉的问题。在对一次侮辱取得补偿，和对一件丑事宽恕放任之间，没有折衷的余地。

我的朋友要我干这么多事，我没法一一答应。他要我在只剩最后一口气的时候统统都忏悔，你们看见过这样讨厌的人吗？

死亡，审判，永劫，地狱，越来越威胁着我。然而我的精神还不是那么软弱，会被这些幻相所吓怕。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一个永劫的罪人。人家讲的什么永恒的奖赏或者惩罚，也没法给我证明。然而，如果我的不幸是确实的，如果真的有一个最高审判者，要对人们的行为进行评判，就象人们所说的，就是给好人以荣耀，给恶人以永劫，那么，我自有办法，因为我如果承认有罪，我就会脱身而出。

尽管我是在这样胡思乱想，我却并不胆怯，心里也并不觉得有什么特别的感情。我的心灵保持着一种安宁，一种无可搅乱的平静。

疾病的痛苦却使我够麻烦的。我的胸脯和肚子一样，也鼓了起来……我感到窒息……我的朋友医助，请你继续这个工作……

结　尾

医　助　的　话

我不能继续给可怜的堂卡特林作记录了。他体内脓液的扩散已经到了最后的阶段。他的肺部充满了液体，使他无法呼吸，于是导致了死亡。

人们按照医院的规定，给他举行了相应的仪式，把他的遗体从病床移到太平间，然后葬入墓地。

可怜的青年！他的不幸使我深感惋惜。我真但愿我不曾认识他。他用笔所表明的都是些正常的、规矩的道理，尽管是在寻欢作乐的父母的指导之下。由于这个理由，因而极为有害。

他们教育他随心所欲，任性胡闹。他们在他孩提时不培养他的才能。他们鼓励他自高自大，虚荣浮华。他们不教导他信仰我们神圣的宗教原则。他们抚育了一个忘恩负义的儿子，一个毫无用处的公民，一个邪恶有害的男子，一个这时候也许正在地狱受永劫之苦的不幸的罪人。然而，堂卡特林以其臭名昭著的放荡生活报答了他们的漠不关心，这就是他们为此而付出的代价。天下可怜的父母们啊！对许多父母来说，与其有儿女而不学好，还不如没有儿女好些。这是一成不变的真理！

我读了可怜的堂卡特林的笔记、听了他的言谈之后，我把这归罪于他的思想方法和他的良心状况。我为他深感惋惜。我尽我之所能，使他回过头来，认识永恒的真理。但是已经太迟。他的心肠坚如铁石，如同埃及的法老①。

我答应完成他一生的历史，然而，我怎么能以一个忠实的历史家的义务，毫不隐讳地只说实话而予以实现呢？事实真相是，他邪恶地生活了一辈子，也在邪恶中死去，对他未来的幸福，给我们留下的只是够多的苦恼，而并无一丝一毫的希望。

在这个世界上，仍然看得到他那放荡无羁的行为的后果。他借口出身高贵，要想显出他所并不具备也决不可能做到的气派和身份，因为他是劳动的顽固的敌人。这种懒惰使得他陷于极端贫困，贫困又使得他堕落到去犯最最无耻的罪行。

他与那些浪荡子弟为伍，成为其中的一员。他的头脑成了谬误和虚荣的容器；他用这些美丽的品质装饰起来，但他始终是个信邪的、无知的、狂妄的人，变得成千倍地叫人不能容忍，而且非常可笑。

他的所作所为，那真是他伟大的天才、受良好的教育、有节制的品行的最确定无疑的证明。

他的一辈子，是烦恼、困苦、疾病、耻辱、轻蔑的继续不断的循环。他在芳华之年去世，使他在最猛烈的悔恨之中失去了他不幸的灵魂。他在怀疑、恐惧和绝望之中离开了尘世。可怜的卡特林！但愿没有人模仿你！

---

① 古埃及君王称号。

在他的墓石上，刻着下面这样的铭文：

十 四 行 诗

卡特林之佼佼者长眠于此，
他是一位高贵而勇敢的骑士，
为了寻求荣誉和财富，
走遍咖啡馆、酒店和宴会。

他的思想决不是卑劣的，
他不愿意劳动，也不当门房；
但是个流浪汉、盗贼和乞丐；
多么崇高的目标，美好的准则！

现在他与我们不辞而别，
使我们对他的命运有了怀疑：
他杀了人，他也杀了自己。

凭着他的恶劣品行……奉劝诸位，
谁要象卡特林这样过一辈子，
谁也会象卡特林这样痛苦而死。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堂卡特林
作者＝费尔南德斯·德·利萨尔迪著　　王央乐译
页数＝１０４
ＳＳ号＝１１４１８０１１
出版日期＝１９８２年０２月第１版